



朝野會通

三

端宗紀
世祖紀
睿宗紀
成宗紀

廿七

伊6
2269
2





朝野會通卷之六

端宗紀

端宗恭懿

溫文純 莊景順 敦孝

大王諱

文宗元子顯德王后以正

統辛酉七月二十三日丁巳誕降于東宮之資善堂在位二

年在上王位三年丁丑十月二十四日薨葬莊陵寧越五日程

妃

懿德 齊敬 順

王后宋氏

礪山

礪良府院君瑤壽女辛巳六月四日

薨葬思陵

楊州四十里

壬申卽位于勤政門時年十二領議政皇甫仁左議政南智右

議政金宗瑞等受顧命輔佐集賢學士成三問朴彭年河緯地

申叔舟李壇柳誠源等受世宗付托左右協贊○命經筵進講

家禮喪制○擢朴彭年為副提學上以彭年學問精深進講經

筵多所發明遂有是命○以金泮為大司成成均生員郭琦等





朝野會通卷之六

端宗紀

端宗恭懿

溫文純 莊景順 敦安

大王

以暉

文宗元子顯德王后以正

統辛酉七月二十三日丁巳誕降于東宮之資善堂在位二

年在上王位三年丁丑十月二十四日薨葬莊陵寧越五日程

妃

懿德 齊敬 順

王后宋氏

礪山

礪良府院君瑤壽女辛巳六月四日

薨葬思陵

楊州四十里

壬申卽位于勤政門時年十二領議政皇甫仁左議政南智右

議政金宗瑞等受顧命輔佐集賢學士成三問朴彭年河緯地

申叔舟李埏柳誠源等受世宗付托左右協贊○命經筵進講

家禮喪制○擢朴彭年為副提學上以彭年學問精深進講經

筵多所發明遂有是命○以金泮為大司成成均生員郭琦等



上疏言洋為師儒二十年誨人不倦今雖年老請命還處函丈用慰士望從之依文宗朝尹祥例賜米二十斛時洋貧不能自資門人申叔舟李石亨等常饋以米酒

元年左議政金宗瑞賜几杖○以朴仲林為大司憲上問大臣誰可長憲宗瑞等對以宜用思慮深長不喜紛擾者朴仲林其人也仲林彭年之父也○罷陵上豎碑健元陵碑權近撰猷陵碑卞季良撰英陵碑鄭麟趾撰及新陵將豎碑議者謂人君行事之蹟備載國乘不必如士大夫之墓碑從之英陵遺奉時亦埋碑不用○

遣首陽大君謝賜詰冕時議遣使大君欲自行上默然俄欲遣駙馬羣議不可而止○十月韓明澮權孽等殺領議政皇甫仁左議政金宗瑞安平大君塔策靖難功臣三十六人時主上幼冲八大君強盛人心疑懼首陽大君有靖難之志皇甫仁金宗

瑞鄭萃為三公而宗瑞多智略大君欲先除之是月初十日躬

擧武士柳洙柳淑及宮奴林芸等乘昏往宗瑞家新門外使孽

明澮等守敦義門戒以鍾盡勿閉以候之宗瑞迎拜間話畢送

之門又坐語其子承珪不難左右大君托以帽角落請借相公

帽角宗瑞使承珪入取角於是洙芸等擊宗瑞仆地承珪奔救

伏其上又擊殺之大君馳還擧私邸武士及洪連孫所將巡卒

詣時御所鄉校洞寧陽尉鄭恠家從門隙告宗瑞謀反已誅之承旨崔恒

開門出迎大君携手同入上驚起曰叔父活我大君曰是不難

臣當處之即出命牌招諸宰遂排立軍士作三重門韓明澮持

生殺簿坐門內諸宰到茅一門去僕從到茅二門名在死簿者

使武士椎殺之仁及趙克寬判吏等皆死仁乘輅來過宗廟不下

長手屬以後事宗瑞絕復甦女服乘輜使元矩叫城門告政府以政丞

為人擊傷速啓于上賫藥來救無應者大君亦慮其復甦之遣
都事李興商往尋之宗瑞匿承珪房中曳出之宗瑞曰我何步
往將輶軒來言未既斬之又以安平與仁宗瑞等交結圖不軌
安置江華尋因政府臺啓賜死安平被竄時泣曰左相知此乎
蓋不知其已死而冀其救已也
並竄其子友直及鄭萃安樂池淨靈巖趙遂良固城李石貞延安完慶
山許翊柳仲門巨濟尋賜死孛籍李賢老罷官在湖南與鄭萃同
還中路被誅孛籍大君既誅宗瑞等拜領議政判吏兵曹內外
兵馬都統使鄭麟趾韓確為左右相許翊左叅贊鄭昌孫吏判
李季甸兵判權躡大憲崔恒都承旨遂命策勲其文畧曰叔父
有周公之才之美又無周公之大勲寡躬有成王之年之幼又
值成王之多難寡躬以成王之責周公者責叔父叔父亦以周
公之輔成王者輔寡躬柳誠源之辭也○前執義河緯地上疏

曰近日之變簡策所罕或受遺輔政或叔父懿親皆與國同休
戚而乃至於此往者無及論之何益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人知
而不敢言使知之者皆得盡言而人主親自處置則何患不能
防未然乎更始之初宜廣謀熟計更思履霜苞桑之戒益強公
室益嚴內治益杜權門益絕朋附之漸臣抱病江湖遠望宸極
不能進一策畫一計以助維新之治但日夜嗚咽流涕呼天地
鬼神默自祝禱曰願今日任輔政者盡保傅之道使聖體日強
聖學日就速親萬機以副海東百萬億赤子日夜顒顒之望太
祖世宗文宗傳付之統永有磐石之安也殿下宜亦開張聰聽
延納讜論恢弘志士之氣嚴防未萌之欲明一心以照奸正一
心以御邪克濟艱難之運以慰文宗皇考之望臣受恩最深當
此機會病未能陳力效忠心思錯亂不知所言上命馳書使之

成甲

侯病愈上來下諭道臣時致酒肉遣醫費藥往救

二年正月冊宋瑄壽女為妃大君以諸嗣之重宜早納妃遣舍人黃孝元告右相鄭麟趾鄭曰爾亦儒者矣以是問於我黃以大君命再來要明日赴會議鄭乃笑曰當早詣闕語饗人多備酒肉以待明日鄭果早會舉大鍾相酬至醉竟不發議而罷大君累啓不已傳曰如是啓之未得終守已志於是納妃大君又以為喪中納妃已是不服喪脫喪即吉可也禮議魚孝瞻條下甚明不見用○二月賓廳啓和義君璵世宗壬子與崔承孫金玉謙宴射于錦城大君家又通平原大君妾楚腰織流璵于外收瑜告身又啓內官嚴自治之罪安置濟州道死○兩司請剪除安平餘黨上曰今奸黨永絕更有言舊事者予必不赦年未滿十六及未嫁之妹勿令緣坐○上臨紫微堂見總欄太息曰此世

亥乙

宗所御處也若世宗在世吾之見愛豈其少乎仍泫然泣下左右皆感涕○命文武百官團領膏襦之制倣皇朝儀章照品穿著

三年閏六月十一乙卯上禪位于首陽大君上令宦者田白傳于右議政韓確等曰予以幼冲不知中外事今將以大任傳與領議政少頃令尚瑞即將大寶入諸臣相顧失色上出御慶會樓下召大君趨入俯伏流涕上手執寶授之大君遂即位于勤政殿尊上為上王月三起居蓋靖難之舉始于謀臣權學成于大臣鄭麟趾之訖金自仁時年十二見其事膏火如焰云上王之遜于壽康宮也昏夜無火只後五十餘人下鍾樓時左右行廊皆哭止之不得秋江曰時妾父尹壘為司禁為余云是月遣禮曹判書金何刑曹叅判禹孝剛奏請辭位翌年回勅曰恪守臣節益堅事大之誠永固藩邦母忝嗣王之讓其令上王仍以

爵間居甬須常加優待母忽丙子鄭麟趾等上疏曰三問之謀
上王既與知得罪宗社請早圖以防後患於是上王出居錦城
家謂之德寧府丁丑尹士昉以百姓金正水言告宋瑄壽權完
謀逆下禁府命降封上王為魯山君出居寧越命兪樞魚得海
率軍五十人護送內官安璐餞于華陽亭禁府都事名失陪置上
王于寧越西江清冷浦夜坐曲灘岸上哀而作歌曰千萬里外
고은 呂여 회음 고지 只 呂 들 日 留 外 又 外 外 不 其後金正男
離別秋此心無所着下馬臨川流川流亦如我嗚咽去不休九
月錦城事發申叔舟獨啓曰去年李塏等以魯山為名今瑜亦
欲挾魯山倡亂魯山君不可安處也於是政府宗親縉之十月
命賜死禁府都事王邦行持藥到寧越踧踖不敢入羅卒頓足

催時遲都事不得已入伏庭中魯山具翼善冠袞袍出坐堂
中都事無以荅有貢生常侍魯山者請自當之以一條弓弦繫
頸後坐總穴引之繩不足繼以布帶以縊之時年十七貢生行
未出門九竅流血即斃侍女從人爭投郡之東江浮屍滿江是
日雷雨大作烈風拔木黑霧彌空往夜不歇暴屍於外人莫敢
収歛郡戶長嚴興道哭泣備棺率吏民營葬于郡北五里冬乙
昔云遇害之夕村氓以事入官路過魯山乘白馬騰蹋上東谷
去 眠 伏 謁 道 傍 問 官 家 將 向 何 處 魯 山 顧 謂 曰 吾 將 遊 太
白 矣 眠 拜 送 入 官 逐 睡 篇 言 魯 山 遇 害 命 沈 于 江 玉 體 泛 之 泗
則 魯 山 已 過 矣 矣 如王浮于水面陪吏某忘 其 家 有 柩 棺
初為老母需也乃潛収玉體殮而葬之未幾又有昭陵之變又
命掘而沈之吏不忍佯若掘去而還掩之松 高 雜 記 曰 時 棺 殮
不 具 只 藁 草 為 殮 一
頁 日 有 年 以 僧 來 哭 甚 哀 自 言 有 通 名 蒙 恤 之 分 留 連 數 日 一 夕
頁 尸 而 逃 或 云 焚 之 山 谷 或 云 投 之 江 中 今 之 塚 墓 乃 虛 葬 也

若以佑畢之文規之投江無疑然則僧乃胡僧楊璉之類而其為奸臣所指揮者乎天長地久恨其可既冤魂至今猶飄蕩誠

可哀 自魯山終後郡守多暴死嘉靖辛丑朴忠元為郡守精具真物為文祭之曰王室之胄幼冲之辟適丁否運遜于遐邑一片青山萬古冤魂朴絕而復甦自後無是患云王之在越也移寓客舍東軒每登觀風梅竹樓夜久使人吹笛聲達遠村又於樓下愁寂咏短句云月白夜蜀魄啾啾含愁情倚樓頭雨啼悲我聞苦無甬聲無我愁寄語世上勞苦人慎莫登春三月子規啼明月樓國人聞之無不流涕又詩曰一自冤禽出帝宮孤身隻影碧山中假眠夜々眠無假窮恨年々恨不窮聲斷曉岑殘月白血流春谷落花紅天聲尚未聞哀訴胡乃愁人耳獨聰每於清晨出坐大廳著袞龍袍據榻而坐見者無不起敬時境內旱焚香自禱天雨輒注李媛王魯山葬詩曰五日長關三日越哀

詞吟新魯陵雲妾身亦是王孫女此地鵲聲不忍聞宋氏墓在

魯山甥鄭海平眉壽子墓山內即揚州乾川面也夫人生時不

欲居城內願處東郊瞻望魯陵故自朝家營室于東門外號英

嬪夫人別構草屋數間而居素衣素食以終天年後事則屬於

鄭眉壽故魯山及夫人兩位神主在鄭家子孫世祭云先廟得國中叔

舟以功臣受魯山妃為婢此言鄭寒岡云

肅宗戊寅追復魯山君為端宗大王中廟宣廟光海時或遣承

旨或遣禮官致祭至是前縣監申奎上疏請復位號曰時移事

往丘壠已平蓬科蕪沒孤兔躑躅春風杜宇長入騷人之句交

飯寒食空吞野老之聲天荒地老哀恨難夷上令弘文館考出

實錄搜入外間小說回啓列聖誌狀及鄭澈李晬光文集先為

付籤以入而魯陵誌野言等書非刊行文字故不敢並進傳曰

並入之十月十三日命百官會議闕庭左相尹趾仁右相李世
白領府使尹趾完以為當復領相柳尚運領府使南九萬以為
不可判府事崔錫昂以當建祠對左叅贊尹拯議聖上一念上
通天地盛德非常之舉宜在聖斷戶曹叅議權尚夏議遵奉崇
奉之典追復位號以明當日受禪之本意則可得無憾於神人
二十八日命招大臣三司教曰光廟受禪之初尊奉魯山為太
上王月三起居不幸末稍處分恐非光廟之本意而究其源則
由於六臣六臣既褒其忠節則古主之追復更有何嫌王家處
事自與匹夫不同其令禮官亟舉禘儀十一月_{十六}議上魯山大
君廟號端宗陵號莊陵夫人宋氏號謚定順陵號思陵摠護使
崔錫昂言六臣祠在火巢內請仍存勿毀以示一體祭祀之意
從之又言思陵本海平府院君鄭眉壽家山王后在世時托其

後事於眉壽仍為奉祀今陵所龍虎內墳墓皆是眉壽子孫族
屬雖非血孫既屬後事又托體魄於其山求之神道似當有叅
酌善處之道上許令仍存附墓後御製詩賜海昌尉吳泰周命
和進詩曰興言疇昔事感淚幾沾裳授受同堯舜聖神邁禹湯
縟儀追舉日世祖德彌光獲遂平生願歡欣我獨長傳曰其時
貢生當論以逆律其姓名如有流傳可考之端令本道啓聞李
濡請嚴興道子孫錄用令本道啓聞○藥泉遺事曰公獻議極
論其難安及奉入宗廟日曉有大風捲起世祖承塵板僅得鎮
定金農巖曰南相獻議不但持難全無惻怛顧籍意其狠腹不
仁此亦可見且所云為親諱者以貞昭二陵事例之却說不去
其舉弘先事直以身擒國亡為證亦非宛轉告君之義殊可駭
也

顯德王后以永樂戊戌誕降于洪州合德里十四選承徽進良
婦丁巳冊為嬪性度貞烈德儀並至大為英廟眷愛年二十四
誕端宗因產病翌日薨于資善堂葬昭陵山安丙子亂母崔氏及
弟自慎被極刑因政府啓廢出魯山遇害之日光廟晝夢后按
劍而至罵曰奪國已足殺之何罪卿則人君雖不敢犯當殺汝
世子直走東宮光廟夢覺問之世子已無及救光廟大怒命撤
去廟主掘昭陵取玄宮重不能勝即為文以祭梓宮乃出暴置
三四日投之江順流而去便礙於揚州渡口不肯從下大海飄
泊于沙場一海人見而潛埋復陵時歲月既久不識在處其成
海人壽論百歲乃告玄宮所在
宗朝南孝溫上疏請復昭陵任士洪防啓中宗壬申檢討官蘓
世讓於經筵首發復昭陵之議副提學李自華劄陳五當復癸
酉二月雷震太廟松木上驚動延訪羣臣皆以復昭陵為言吏

曹判書金詮曰今日臣以酌獻官入見文宗之位天下安有無
母之國乎雖一夫一婦不得其所尚此矜恤况於先后不得雪
冤乎天變出於太廟之內未必不由於此於是復陵議定右議
政宋軼為摠護使與禮判申用溉卜新陵于顯陵青龍內十月
十七卯時啓陵內外梓宮俱有形體齧殮完改用新梓宮只用
法衣補空申時發軻已未下玄宮新陵去大王陵不遠只隔松
杉下玄宮後兩間松木數株忽枯提調張順孫令斫去正開其
蔽兩陵更無障碍人謂精爽所感又於啓陵日環舊陵白日大
雨俄頃而止初將啓陵去土深而無所見惶惑罔知所為是夜
監官夢后親憑几帳殿具王后儀兩了襲侍立召監官勞之曰
爾等勤苦拜伏駭汗覺而異之翌朝深加數尺忽忝片如掌翻
出梓宮恭享脫落而然因此克襄大事

鄭萃

字子田 謚忠壯

高麗贊成以吾子有器局靖亂時以全慶都體察

使還至忠州見徇首行至用安驛京官馳駟來喝云有傳旨下

馬拜曰可就驛館受刑否曰某受旨押去配所耳即與官同行

十餘日不問朝廷事有山僧坦禪往後之一日邑人傳言京官

來投萃謂坦禪精具一飯祀先祖沐浴具冠服出其先祖神主

再拜焚之遂脫冠帶與其妻訣就刑曰吾若有二心死後晴天

依舊不然必有異常既死忽雲合兩作兩官京官張兩傘入城

坦禪目覩而言之云

有子狂奴以父命逃隱而沒有孫獨谷名世抗節波蹈清安名遠亦死王事並享忠

祠烈

安平大君瑢

號匪 懈堂

世宗茅三子能詩文善書畫又妙琴瑟人稱

匪懈堂三絕性浮華好古探勝作武夷精舍於北門外南湖作

澹々亭藏書萬軸聚文士作十二景四十八詠或張燈夜話或

藥月泛舟或占聯句或博奕絲竹不絕一時知名之士無不締

交無賴之後亦多歸之碁局與子皆用金玉又以泥金填字織

細絹揮灑真行草人有求者即舉與之聞成德名邀致賡賦期

以浚會德母曰王子之道當閉門麾客豈有聚人作朋之道其

敗可待汝勿與交未幾果敗一門皆服其母之藻鑑

金宗瑞

字國卿

號節齋柳西崖曰國朝名卿以功業顯者惟公

公功業之盛莫過於建置六鎮布置宏遠議論恢張使世之庸

人懦夫取辨口頭沮敗人家國事者氣索而不敢容其喙亦可

謂一代之奇才也末年相業無補顛危徒然一死何歎語云尺

有所短寸有所長信矣然使公之才在今日必有可觀

朴彭年

字仁叟

諱文忠世宗朝登第與成三問等常在集賢殿見

重於上乙亥光廟受禪彭年臨慶會樓池欲自墮三問止之曰

神器雖移上王尚在我輩不死猶且後圖之而不成死亦未晚
遂與三問定計無何出按忠清啓疏一不稱臣而朝廷不覺也
入為刑叅謀復事覺被鞫辭服上愛其才密令人語曰汝能歸
我而諱初謀則得生彭年笑而不答稱上必曰進賜曰我是上
王臣豈為進賜臣也遂與房大年子憲皆死妻為官婢守節終
身憲中生負亦正直金命重時為禁即私謂彭年曰公何以致
此禍彭年歎曰中心不平不得不爾彭年沈潛寡默以小學律
身終日端坐衣冠不解文章冲澹筆慕鍾王忠誠出天當天順
皇帝陷虜時不宿正寢常藉草薦于戶外曰天王在虜天下違
違雖陪臣不忍安心故耳光廟為領相宴府中彭年有詩曰廟
堂深處動哀絲萬事如今摠不知柳綠東風吹細細花明春日
正逢先王舊業抽金積聖主鴻恩倒玉卮不樂何為長不樂

賡歌醉飽太平時光廟懸板府中光廟欲探六臣意向使金礦
用太祖諭圃隱歌于獄中曰此亦如何彼亦如何萬壽山藤葛
籠了蟠了吾輩亦如此度百年耶彭年答曰雖曰金生麗水之
生金耶雖曰玉出崑崗山之出玉耶雖曰女必從夫人之可從
耶三問用圃隱歌之曰此身死了之一百番更死了白骨為塵
土塊魄有也無向主一片丹心改也否李塏答曰鳥飛被雨雪
若還黔了夜光明月雖夜寧黑暗麼向主一片丹心寧有改麼
光廟嗟嘆曰當代之亂臣後世之忠臣公終日端坐衣冠不解
戀舊主詩曰情裏佳人夢裏逢相驚憔悴舊時容覺來身卧高
亭晚潮打長江月隱峰先生遺址在懷德興農村玉竹里有石
礎在稻田中謂先生蓮亭也宋浚吉請建祠議不一不果行縣
之耆老章甫立石以識尤菴記之後移全義至今有遺址子進

士珣妻有娠命生子則緣坐朴之婢亦有娠謂珣妻曰若俱生男當以婢生代其死及產果生男婢易而子之名曰朴婢及長自首特宥之改名壹珊玄孫繼昌始錄用為叅奉繼昌常於先生忌日夢見六人來上祠堂覺而即供六位以祭此朴崇章所記外孫即李龜也公廟在大邱壬辰之亂家舍盡燒而祠宇則獨存尹梧陰有詩曰亂後人家百不存數間祠宇倚山根神明自荷蒼天祐虜火何能震廟堧申象村曰我朝六臣實武王之伯夷也而卒陷大膠子孫僅命至今百餘年人莫敢伸喙尚論惟一南處士寂寥數寸之管僅得扶義於一髮耳

成三問

字謹甫號梅竹軒謚忠文

世宗朝登第重試壯元恒侍經幄啓沃弘

多英廟每幸溫泉常令三問彭年申叔舟雀恒李塏等便服在駕前備顧問一時榮之癸未變後並賜集賢學士靖難功臣號

三問恥之諸切臣輪設宴三問獨不設也乙亥受禪以禮房承旨抱國璽痛哭光廟方俯伏讜讓舉首諦視之丙子與父勝及彭年等謀復上王事覺被收光廟親鞫問何為叛我三問抗聲曰欲復故主耳天下誰有不愛其君者乎我之心國人皆知之何謂叛進賜平日動引周公亦有是吾三問之為此者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故也光廟頓足曰受禪之初曷不沮之曰勢不能也吾固知進不能禁退有一死然徒死無益故忍而至此欲圖後效耳上王在進賜何以臣我且不食進賜之祿耳如不信籍我家而計之光廟怒甚令武士灼鐵穿其脚斷其股顏色不變徐曰進賜之刑慘矣時申叔舟在上前三問叱曰吾與汝在集賢殿世宗日抱王孫逍遙散步謂諸儒臣曰寡人千秋萬歲後卿等須護此兒言猶在耳汝獨忘之耶不意汝惡至此極也

叔舟無以為答。上令避之。姜希顏辭連拷訊。上問希顏與謀乎。三問曰實不知。進賜畫殺名士。留用此人。希顏由是得免。三問車載出門。顏色自若。顧左右曰若輩佐賢主。致太平。三問歸見故主於地下。笑謂監刑金命重曰。此何事耶。既死。後籍其家。乙亥。後祿俸。別置一室。書曰某年某月之祿。家無所餘。寢房惟有草薦而已。有子五人。長曰元。妻為官婢。全節云。父勝以都摠管入直。聞受禪事。送奴政院數問。三問不答。久之起如廁。仰天太息曰。事畢矣。奴以此白勝。亦太息。促馬歸家。奴仰視。迸淚如泉。即告病。卧一室。家人亦不得見面。惟三問來。辟人語而已。三問為人。恢諧放浪。喜談謔。坐卧無節外。若無持守。內操堅確。有不可奪之志云。三問生於洪州赤洞。生時空中有問者三。故名。赴京時。有以白鷺障子求詩。而不示其本。公走筆成二句曰。雪

作衣裳。玉作趾。窺魚蘆渚。幾多時。後出示乃水墨畫也。遂足成。曰。偶然飛過山陰縣。誤落羲之洗硯池。其人大驚。詠竹詩曰。紛紛眾草競芳辰。誰向窮冬風雪親。植物無知惟爾許。西山獨有採薇人。景泰初。倪侍講謙到國。與成謹甫游。約為兄弟。每投淚而別。張給事寧學於倪。文僖後十年。出來聞成三問等不在。歎訝曰。吾師倪侍講言東國多士。何寥々。眼中乎。由此不喜。酬唱其。豫讓論或疑其有意。而作云。梧陰詩曰。臨危不改豫讓心。一片丹忱已許心。身死當年名不朽。天長地久使人欽。又曰。一家忠義凜秋霜。死報君恩聲遠揚。千載東方立人紀。扶持名教久彌彰。露梁有六臣塚。又息津地一墓。長松生其傍。居民指為先生。一肢徇示至此。遂瘞焉。成勝墓在禮山。夫人墓在連山。公州鷄龍山東鶴寺為寃死人。施供之。設其歲。魂記。六臣及節死人。

姓名宋浚吉啓三問曾居連山彭年曾在懷德連與懷皆有遺
賢祠宇願以兩人暇享李厚源亦請依方正學例表章六臣以
羣議不叶事遂寢宋尤菴記曰顯廟壬子戶曹書吏嚴義龍得
成公神主於仁王山崩崖間之有甕器之中有三箇神主其一
即成先生也外面直書姓名三字及戊戌生陷中如之而只少
生之一字合內外十三字矣其二即先生外孫叅贊朴壕夫婦
也以禮則親已盡而當祧久矣然以先生壯節高義當百世祀
而其餒幾年于茲矣今茲之事其亦天誘嚴吏之衷而有此奇
幸矣夫天既啓之人又埋之豈其所忍也曾因閔監司維重聞
先生舊宅尚在洪州魯隱洞當時庭木亦且無恙云今姑奉安
于此則禮所謂神返室堂者得行於今日矣即通于先生族屬
之在洪州者姑奉安于先生踊甥嚴續家遂以南歸奉安舊宅

行大祭於是而別有感焉魯陵之遇變有郡吏嚴興道獨往哭
取棺而殮瘞故陰崖李公記之曰自古忠節之士不必出於世
胄萃族而當時販君見利必置其君於淫禍然後快於心者其
視嚴君何如哉村婦里童至今瞻仰快鬱不知其言之出於口
可知人心之難誣也余嘗請褒錄興道矣今先生之神主得見
於嚴義龍而權奉於嚴氏之堂是皆越籍是亦可異焉比因朴
叅贊從玄之在尼城者聞丙子禍作先生夫人金氏自寫神主
抱負於奴屬處以祭之及其沒而神主歸於叅贊家叅贊亦嗣
絕而並埋云々其言皆可徵矣又撰奉安祭文云魯陵丙子今
已百禩舊宅猶存尚是異事矧茲祠板既隱而顯今返室堂理
難終舛維昔先生受命英廟六尺之托與我同好天眷有德我
守吾義難成之仁維父暨子當其禍敗孰念恐祀孰作斯主孰

書以識孰因底事旋復瘞之露梁義塚亦或信疑當時真蹟一
皆泯滅尊慕誰功奈如響絕何幸曹僕天誘其衷王城斷麓陶
器之中剡首勒頷舊題分明偶甬觀止惕然心驚走告章甫
奔波齊拜于前拂拭塵沙莫如維昔聖王前和爰奉以安彌甥
之家瞻矚所及孰不感涕維茲魯洞實維素梓攸宇歸然如魯
靈光維新穰桶不改棟梁庭木生枿尚識宿懸神馭式南穀朝
斯消故里輝暎鄉士駢闐苑彼烏棲東望長闕想垂雲氣適追
舊班嗚呼先生不昧者存奠安之初敢猷苾芬又撰遺墟碑文
曰先生我世宗大王名臣也歷事文宗魯山至世祖丙子罹丹
書與其考勝同朴彭年河緯地李塏柳誠源俞應孚等皆死世
所稱六臣者也其時戮及其孥相坐屠戮者又三十餘家異武
者安富尊榮累世不絕然至今累百歲而人之歆歎慕尚皆欲

百其身者顧在此而不在彼豈史遷所謂其重若彼其輕若此
哉豈不以天理民彝極天罔墜不可以威武鑠而勢利棄哉嗚
呼懿哉先生昌寧人以永樂戊戌生於洪州之赤洞里邑人尚
其第宅至今棟樑無恙庭有老梧世傳先生登筭榮歸設宴時
懸樂於樛枝云甬肅宗九年閔公維重按節來莅則木老屋壞
滿目荒涼矣烏山在傍屹然有柱天障川之勢想像其為人不
勝景仰之懷將立石以識其居時余承命至漢師寓於掌苑署
之外署內有老松數株老人指謂曾以先生所居籍入官為公
解此實先生手植云臃腫禿缺生意僅存而猶有歲寒之意正
如志士仁人更歷變故而剛毅獨立凜然不變者矣撫事興懷
慨然咏嘆適閔公以書來曰赤洞之石已具願有文以記之遂
書此以遺之使後人雖千萬歲之遠尚有以並識乎彼此也

李塏字清甫牧隱曾孫種善之孫生而能文有祖父風與丙子之謀事覺就鞫方三問等灼刑塏徐曰此何等刑也為人瘦弱嚴刑之下顏色不變人皆壯之與三問同日死臨車有詩曰禹鼎重時生亦大鴻毛輕處死還榮明發不寐出門去顯陵松柏夢中青故吏文學官垂胡子林芑即李先生之外孫先生死後女子為金吾婢垂胡之父在嶺南聞其姿色慕其節義納幣為妻生垂胡梧陰詩曰捐生取義是光榮留得丹誠照汗青不負初心好男子乃家遺德積惟成

河緯地字天章又仲章世宗朝式年壯元沈靜寡嘿口無擇言恭而有禮過闕必下帷兩潦未嘗避路侍講經幄多所補正及魯山嗣位八公子強盛人心疑懼彭年嘗借蓑衣於緯地以詩荅寄曰男兒得失古猶今頭上分明白日臨持贈蓑衣應有意五

湖烟月好相尋蓋傷時也力辭撰兵要賞資首陽陳請故也靖難後盡賣朝衣以前司諫退去善山先廟受禪教書勤政不得已就召拜禮曹叅判恥食其祿別貯一室丙子變灼刑次及緯地曰既加我叛逆之名則厥罪應誅夫復何向上怒弛不施灼刑與三問等同日死世宗培養人材至文廟時方盛論一時人物惟緯地為首有二子長曰琥次曰珀禁即來珀年弱冠請與母訣入門跪告於母曰父既被殺子不可獨生但有妹將笄雖沒為賤隸婦人之義惟當從一而終勿為狗彘之行也遂再拜從容就死人謂河氏有子矣先生之子善山迎鳳里幼時置一齋兄弟共處杜門讀書人不見其面墓在善山府西古方山夫人同祔小碣為倭仆碎外五代孫金崑復豎之張旅軒銘之曰君子有處處事業蓋亦就一箇義所欲有甚於生、可捐棄所

惡有甚於死、不違避身膏鈇鉞功在綱常四尺荒墳令人豎
髮而骨凜是先生衣冠之藏

柳誠源

字太初
謚忠景

世宗朝登第癸酉百官上請褒首陽之功比周

公令集賢起草學士皆亡去獨誠源在被脅製教文還家痛哭
以司藝預丙子之謀拿三問去誠源時在館即命駕還與妻酌
酒飲訣上祠堂久不下往視之不脫衣冠拔佩刀自刎俄而吏
來取屍去磔之宋史未到本國集賢諸先生論宋朝人物皆曰
王安石當在姦臣傳誠源曰安石作新法亂天下誠小人然文
章節義多有可稱原其心未嘗不在於憂國愛民其誤天下正
坐迂濶執拗耳不可列於秦檜蔡京之儔也合在列傳未幾宋
史來果在列傳誠源喜曰昔綱目之未到我國也李益齋讀資
治武后紀喟然歎作詩云那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綱目

朱子果黜周而尊唐益齋頗自負誠源雖不敢竊比益老當受
諸君降幡徐四佳嘗在集賢同僚柳誠源請作海州李牧使輓
柳曰李則雙梅學士之後李承召在座曰雙梅之後何無馨德
也柳曰人居孤竹之鄉盡有清節乎梧陰詩曰志復君讎計已
新委身司藝是非真那知事漏奸臣舌玉碎珠沉願未伸

俞應孚

謚忠
穆

武人也雄勇善射荷兩朝愛重位至二品丙子拿

致闕庭上問汝欲何為曰欲以一劍廢足下復故主不幸為姦
人所發足下速殺我上怒罵令武士剝膚而問情不荅顧三問
等曰人謂書生不足與謀果然曩者吾欲試劍汝輩固止之以
致今日之禍汝等人而無謀何異畜生向上曰如欲問情外事
問彼豎儒即閉口不言上愈怒命取灼鐵置腹髀間油火並煎
而顏不變徐待鐵冷取投地曰更灼來終不服而死性至孝凡

可以慰母心者無所不為與弟應信俱以射獵名家無擔石而
甘旨未嘗闕母嘗往來抱川庄兄弟從行於馬上射鴈母大喜
身長過人容貌嚴壯清如於陵苦遮戶食無肉死之日妻子哭
於路曰生無所庇死得大禍初舉謀時衆中奮拳曰誅權擊韓
明澮此拳足矣為咸吉道節制時有詩曰將軍持節鎮夷邊紫
塞無塵士卒眠駿馬五千嘶柳下良鷹三百坐樓前此可見其
氣像云無子有二女南秋江著六臣傳又傳許翹為七臣梧陰詩曰不二忠誠出
自然腰間報復佩龍泉殿中雲劍終無試視死如歸名永傳
肅宗七年建六臣祠於果川春秋享祀一如釋菜儀祭文瞻彼
江濱封土有四列樹片石題其姓氏其姓維何朴成俞柳孰將
忠魂瘞之于此不名不爵知有所以始疑或非終信果是然胡
厥數在六除二豈本異處將後遷徙抑有崩夷未辨其地世之

相後二百禩彞常在入終古罔墜凡此過者孰不隕淚風聲
所及起我多士建祠安靈其何可已謂後忠臣厥有遺旨許以
欽崇又自今始茲當秋季寢宇訖事卜辰之良肇修禋祀遵豆
孔嘉牲醴成備奉此一辨猷于六位夷齊叩馬廟兒尚通正學
教身亦享故里事關世教前後一致寓墓邱壠依歸有地焜蒿
悽愴不遠伊通庶幾格思無我違志南九萬十六年建六臣祠于
魯陵主墓下以戶長嚴興道配焉上樑文曰樹百世之倫常可
無崇報之舉聳一代之瞻仰合有揭虔之儀載拓荒基有嚴華
構恭惟朴先生風儀峻整器宇沈凝攝藻則地負而海涵本源
經術飭躬則繩趨而尺步模範士林成先生志操冰霜心肝鉄
石橫經法幄論思有古人風擲管詞源文章逼大家數李先生
韓山世胄牧老雲孫標松儷玉之貞姿即其天賦吐鳳雕龍之

妙藝自是家傳。柳先生卓識離倫。雄文冠世。周章通侍之列。幾
補五色之裳。痛哭公退之餘。彌丹一斗之血。河先生雍容禮法。
潛心典墳。登道露章。首陳苞素之戒。撰書辭秩。深惟履霜之憂。
俞先生技妙穿楊。行符懷橘。家無擔石之蓄。而萱闈足甘。毳之
供。位躋金貂之班。而蓬牖無風雨之庇。猗茲諸君子之懿烈實
間。累百載而並生。當熙洽之際。夙荷兩朝恩光。及革除之時。共
辦千仞壁立。天命人心之有屬。民彝物則之所關。豈不知時識
幾。只欲捨生殉節。凜。清操。昭日月而萃泰岳。耿。孤忠。薄湯
武而非克舜。同時并命。不忘志士之喪元。曠代聞風。尚堪忠臣
之拔淚。卓乎所成就事蹟。暨與方正學同符。偉哉我國家規模。
遠邁文皇帝古轍。方光廟震盪之日。不禁文稿之箴。逮當守臨
御之辰。亦許廟宇之初。睠彼錦城僻壤。蓋有魯陵古塋。悲纏蜀

帝之魂。夜々空山片月。恨八王孫之草。年々斷壠殘春。今按使

洪公

鍾萬

屬當使節之巡。宣克修齋廬之頃。地奏一續而申請。鳩

衆材而董工。既蒙允俞。即加修輯。爰就旁區之奧。址并建六臣
之新祠。顧一體祭祀之同。修定慰九地之精魄。而累歲因循而
未舉。蓋待今日之經營。謀及諸儒。老少齊聲。而共集文移。列邑
遠近。承風而競趨。會龜卜而定陰陽。咸適其所。陳圭臬而卜方
位。各得其當中。堂外廊之規。蓋取羲易大壯松茂竹苞之制。允
侔周雅斯干想氣。像之寃。我半天聳翠山之色。許冤恨之壹鬱。
千古咽錦水之波。良辰之禋祀。昭明咲故主之堂。封苑登之陟。
降如在。况焄蒿之來。憑云々。東魯陵松栢鬱葱。春生古峽花
無數。杜宇啼痕萬點紅。西削立危峰。天半齊薄暮。灘流轉幽咽。
斷雲殘照亦含淒。南滾々。澄江碧似藍。一曲清冷怨夜月。有誰

聞此不沾衫北甌鉢層巒萬丈蠹朝暮氛氲如有神百年深慟
豈終極上白日昭々天宇曠炳々丹衷應照臨令人猶覺髮森
爽下晚陰蕭索幕遠野三盃桂酒酌英靈無限悲懷無限瀉伏
願云々山川無恙棟宇長存魂氣永有依歸灌宅之典靡或入
心庶幾獎勸忠義之士蔚興致閭境之咸休俾來許而罔替吳道
撰記朴泰輔撰又上樞文李敏叙撰又享祝朴玄石撰記宋允菴撰
史氏贊曰厲氣初霽衆竅為塞霜雪皎々松獨也碧有臣之首
愛君而白有頭可截節不可屈他人之粟寧死不食孤竹清風
柴桑明月土中有鬼冤血可掬慵齋叢話曰當時諸學士擅名
一時謹甫文瀾豪縱仲章長於疏章太初天才夙成伯高清穎
若發然儕輩皆推仁叟為集大成謂其經學文章筆法俱善也
然皆伏誅所著不顯於世

金時習

字悅卿號東峯碧山清隱清寒子梅月堂五十九終于無量寺

生八月語遲而神警臨

文口不能讀意則皆曉人號神童世宗召致政院試之曰童子
之學白鶴舞青空之末應聲曰聖主之德黃龍翻碧海之中賦
三角山詩曰束聳三峯貫太清登臨可摘斗牛星非徒岳宙興
雲霧能使王都萬世寧即賜帛五十匹使自運遂各綴其端曳
之而出於是聲振一國補曰五歲而不名二十一讀書三角山
聞魯山遜位即閉戶不出者三日乃大哭盡焚其書發狂陷于
溷廁而逃之托跡緇門僧名雪岑為人貌瘦身短豪邁英發簡
率勁直傷時憤俗氣苑不平自度不能隨世低仰遂放形骸遊
方之外八域山川足迹殆遍登覽故都則必躑躅悲歌聰悟絕
人不竢傳授而古今文籍通貫無漏磊傀慷慨之腦無以自宣
凡世間風雪泉石花果鳥獸人事之是非得失貴賤死生至性

命理氣陰陽幽顯可指而言者一寓於文章故其為辭也水湧
風發山巖海滴神倡鬼酬聞見層出使人莫知端倪聲律調格
不甚經意而思致高遠迥出常情於道理雖少玩索存養之功
才智之卓有所領解橫說豎論不失儒家宗旨自以聲名早盛
而一朝逃世心儒跡佛行怪於時故作狂易之態以掩其宗有
欲受學者逆擊以木石或彎弓將射以驗其誠喜用山田雖綺
紉家兒必役耘獲終始傳業者鮮矣好白樹題詩諷詠良久輒
哭而削或刻木為農夫形置案側熟視亦哭而焚之見除目達
官或非人望則必哭曰斯民何罪時名卿金守溫徐居正皆待
以國士居正方趨朝時習藍縷帶索過于市仰首呼曰剛中居
字安穩否居正駐軒笑語一市駭視守溫知館事以孟子見梁
惠王論試諸儒有上舍生語時習笑曰非此老不出此題乃走

筆成篇曰試瞞此老守溫讀未終遽問曰悅卿近任何寺其論
大畧以為梁惠王偕王孟子不當見云守溫卒有人言坐化者
時習曰嘗聞曾子易箒子路絕纓而已年四十七為文以祭祖
父曰帝敷五教有親居先罪列三千不孝為大凡居覆載之內
負養育之恩愚駭小子嗣續本支沈滯異端末路方悔云遂
娶安氏女為妻放曠如舊月夜喜誦離騷經罷必哭或入訟庭
持曲作直詭辯必勝案成大笑破棄之一日見領相鄭昌孫過
市大呼曰彼漢宜休人危之結交與南秋江宗室貞恩安應世
洪裕孫為方外交南問我所見何如曰穴竊窺天君則何如曰
廣庭仰天數人終始不渝妻沒復還山作頭陀形喜遊江陵襄
陽間柳自漢宰襄陽待以禮勸復家業時習以書謝曰生孩八
月自能知書族祖崔致雲命名時習三歲能綴文作桃紅柳綠

三月暮珠貫青針松葉露等句五歲讀中庸大學於李修撰李
甸門下司藝趙頊命字作說以授政丞許稠到廬曰余老矣以
老字作句僕應聲曰老木開花心不老許擊節歎賞曰此神童
也世宗聞而召于代言司命知申事朴以昌試之知申抱于膝
上指壁畫山水齒曰汝能作句乎僕應聲曰小亭舟宅何人在
如此作文作詩甚多傳旨曰欲親引見恐駭人聽宜蹈晦教養
待年長學業成就將大用賜物還家十三歲詣大司成金泮門
下司成尹祥受易禮諸史比長不喜榮達但以親戚鄉里濫譽
為惡既而心事相違顛沛之際世宗顯陵相繼賓天光廟之初
故舊喬木盡為鬼簿而復異教大興斯文陵蔑僕之志已荒涼
矣遂伴髡者遊山水故人以我為喜釋然不欲以異道顯世故
光廟傳旨屢召而皆不就處身益以踈曠使人不齒故或以僕

為癡或以僕為狂呼牛呼馬皆便應又聖上登極用賢從諫冀
欲筮仕十餘年前復於六籍溫熟稍精而屢見身世相違如圓
鑿方衲舊知已盡新知未慣孰知余之素志故復放浪於山水
間矣將製長鏡用斲苓木庶欲萬樹凝霜修仲由之緼袍千山
積雪整王恭之鶴裘與其落魄而居世熟若逍遙而送生冀千
載之下知余之素志嗾音清楚能出商聲皓月中宵咏離騷一
過輒淚下醉則曰不見我英廟流涕甚悲入金鰲山作新話藏
石室曰後世必有知岑者大抵述異寓意作之是皆寤事弘治
癸丑終於無量寺遺戒無燒焚權厝寺側三年啓殯面如生以
為佛竟茶毗之手畫老少二像自贊曰甬形至貌甬言大侗宜
甬置之溝壑之中沈竹西宗直為倅時始建閣安像尹倅衡覺
名之曰節義祠而扁以清風尹雲舉以其像漫漶石名畫師李

澄更肖其貌其後權宰院移其閣於鄉校侑奉像以揭春秋舍
菜如鄉賢祠其像則冠以頭陀之笠頂有一串垂珠粟谷傳之
曰若如公者於文天得則文字亦有生知矣佯狂避世微意可
尚而必拋棄名教蕩然自恣者何歟雖藏光匿影使後世不知
有金時習抑何閔心想其人材溢器外不能自持無乃受氣豐
於輕清盍於重厚者歟雖然標節義扶倫紀究其志業與日月
爭先聞其風懦夫亦立則雖謂之百世之師亦近之矣惜乎以
時習英銳之姿礪磨以學問踐履之功則其所成就豈可量乎
李退溪曰梅月別是一種異人近於索隱行怪之徒以所值之
世適然遂成其高節耳觀其與柳襄陽書金鰲新話之類恐不
可以高見遠識許之也

南孝溫

字伯恭号秋
江居士杏雨

為人忠澹典雅膏次灑落無一點塵氣受

業於佔俾齋以不名而必曰吾秋江其見敬禮如此篤志好古
有志節與金宏弼鄭汝昌為道義交金時習安應世為物外交
時習奇其才勸其應舉曰君何不為世道計也孝溫曰昭陵一
事天地大變復昭陵後赴舉不晚也時年十八遂上疏請復昭
陵以下其出處曰惠莊大王廓清大亂化家為國不意丙子餘
禍昭陵見廢三十餘年寃魂無依臣不知文宗在天之靈肯獨
享禴祠豈嘗哉臣妄意昭陵之廢於人心未順天心所未順從
可知矣縱曰已毀之主禮不當復八宗廟惟當追復尊號改以
禮葬一如先后之禮以荅民心以荅天譴以荅祖宗之意豈不
美哉若曰廢之更請以世祖戊寅之訓明之其訓睿宗曰予當
否而汝當泰若苟於吾迹而不知變通非所以順吾志也夫事
有可行時有不可行時豈可泥於前不用變通哉况我大明星

帝追復景泰之仁昭在天地間此則當代事也不報自是不

赴應

月汀云秋江有時八場只作空支封故或居魁等而拆封無姓名不得參科榜云

放迹物外每憤

時事或登母岳痛哭而返危言激論觸世諱而莫忌也大猷伯

勗戒止之終不聽常和高麗柳淑詩曰未識青雲路江湖四十

年

柳淑碧淵詩久負江湖約紅塵二十年白鴟如欲笑故近樓前

惡衣食常乘北馬童孺相

隨指笑嗜酒母責之乃著止酒賦十年不飲病風復飲病已復

作止酒賦五年不飲作六臣傳門人以大禍將迫欲止之孝溫

曰吾豈惜死終沒大賢之名遂成野史一篇行于世病革寒暄

往問拒不見排戶直入秋江面壁而卧終無一言秋江與寒暄

相絕未知為何事也恐秋江見高已知有士禍故欲絕交息遊

者耶墓在高陽甲子命剖棺以在禁標內取刑于楊花渡遺置

尸沙上南之室及四女婿無一收葬有子名忠恕元有狂疾推

官以稟燕山曰狂者在世何為遂殺之妻趙守尸三日取歸家

時天寒尸凍趙日夜抱尸以身解凍殮棺葬如禮姑乃謂趙以

性強不憚尸也嘗著心論曰心者可行於空虛之地乎必盛於

形質然後行也故有形者皆心也然有拘於形氣之私則此心

暗有克乎形氣之私則此心明伯勗用是說亦指心為出入之

物予嘗詰之曰心豈出入乎伯勗曰坐於此而心遊千里之外

須臾捲在腔裏非出入乎余曰惟妙衆理而一心則其可出於

形而復入乎苟以心為觸物而出諸形外則當其時為在內者

何物耶且形氣所恃而維持者以有心耳纔出身則身便斃矣

便無復入之理若復孔孟伊洛出入之說則愚竊意以操為存

以捨為出耳蓋操則形氣清粹此心常明而恒存所謂入也捨

則形氣淆駁掩蔽此心而外誘為主所謂出也非真為出入也

伯昂無乃以辭解意乎其玄琴賦為國朝詞賦之冠不特文藻
其終篇五音清濁極有微意豈其所感而發耶家人慮其遺稿復為屬階盡焚
之外孫俞泓叔拾遺任輔臣李忠禕助成之詩文摠若干卷奇高峯曰秋江高風峻節聳動
一世而其議論之際或有不可曉處恐未可遽以為信也

趙旅字主翁號漁溪進士贈吏參光廟受禪時在太學登明倫堂揖諸生歸

隱于洛東江上謝絕人間事嘗有九日登高詩曰回頭舉目江山暮地洞天長思渺茫義軒遠矣悲何極華歆不見意自傷嗟
我潦到生苦晚懷佳人予不能忘書院在咸安與李畊隱孟專
元直學吳金東峯時習南秋江孝溫成進士聃壽並享賜額西
山世稱生六臣平生日用事為動循天則而不露痕迹不欲人
知之客至相對啖蔬糲所與言非桑麻是野談是以鄉人之知
先生者惟孝友之行而其積學蘊中人無得以稱焉嘗自卜歲

於昂巖江上曰江水盡子孫乃亡又曰吾子孫當世居院北久
後若襄替移莫於山僧七鉢茶五峯相對處可復大昌李陶菴
撰神道碑銘

李孟專字伯純號畊隱居善山荆谷村文科翰林甲戌之亂金宗瑞亂以前

司諫退老網障村托以盲聾謝絕親朋雖家人妻子莫能測識
惟與金叔滋友佔俾齋入語則披露心曲應答無礙曝穀在前
為鷄雀啄盡而任其攤棄未嘗語人至臨沒子笏始知之平居
禁子笏騎從曰親病如此乘馬從徒情豈安乎子孫遵教非百
里外皆捨馬而徒步年九十而夫人金氏亦無恙生于洪武壬
申終于成化庚子外派有李德洙鄭經世崔晁先生贈鄭比安
仲虔韻宅邊青澗夢行多俄覺燈明在我家惆悵音容遠咫尺
只聞衰病日來加鄭仲虔次韻老病偏驚歲月多席門誰復問

貧家忽然床上風雷動手迹依然月露加佔俾齋次李正言韻
青紫班中無夢寐耆英會上整冠襟門闌佳氣孫生子里巷歡
聲歲守心時喚野僧同茗席每指病眼閱書林壺中日月真如
此名宦紛々幾陸沈又和李正言韻故人零落一身存膝下孫
今欲抱孫借問菊潭何處是靈春千載蔭孤村

元昊

字子虛号
視淵露巷

居原州文科直提學見光廟威德日盛見幾告

退及端宗遜越等室越西名以觀瀾晨夕瞻望以寓戀君之忱
乙亥運訖方喪三年復歸原州舊廬不出戶庭人莫得見其面
光廟特除戶議誓死不應命坐必東向卧必東首以終焉肅廟
朝旒間建祠霧巷即公所居也

成聃壽

字
号文斗

校理煇子進士孝薦叅奉隱居坡州世以

公及南秋江金東峯李耕隱趙漁溪元觀瀾補生六臣

贈

謚靖肅亨院典第校理聃年文雅齊名以漁釣自

娛有詩曰把竿終日赴江邊垂釣蒼波困一眠夢共白鷗飛
萬里覺來身在夕陽天令人吟賞而想其為人矣

許詡

諡貞
簡

左相稠之子家世忠孝事世宗文宗以左叅贊受顧

命輔幼主時光廟在首陽邸將赴京詡曰方今梓宮在殯主少
國疑公子為國柱石去將安之及靖難錄功臣召詡預宴鄭麟
趾韓確等拊掌喧笑詡獨愀然不食肉而已仁宗瑞等梟首孥
籍詡曰此人胡大罪至於此宗瑞交踈仁則審知其入萬無謀
反理光廟曰汝不食肉意固在此對曰然朝廷元老同日盡死
詡生亦足矣又忍食肉乎因流涕光廟怒甚猶惜其才德不欲
致之死李季向力勸謫詡竟縊殺之初詡之拜承宣也人皆來
賀稠獨有憂色曰天道滿招損稠無功德於世而位極人臣子

又承宣許氏之禍無日矣。詔死其子修。煥慥以李塏妹夫死於丙子，孫謫槐山，仍居焉。

權節

字端操，号栗亭，七十卒。諡忠甫。旌閭。

膂力絕倫，博通羣書，為集賢校理。世

祖有靖難之志，知有文武大才，日臨其筭，杯酒款密，屬以大事，輒稱醉聲，終不對。及即位，擢除僉知監司，皆不應。遂謀出處，于從子隱君子晏，仍為韜晦之術，托以狂易，見人輒稽首曰：「干戈息肩，國家太平，聖主萬年，手書格言，教子孫，李栗谷書栗亭亂稿，李典翰均誌之曰：『劔敵萬人，書通六籍，文武之才，將相之畧，克孝於家，克忠於國，用睦僚友，用惠宗族，不尚華夷，不喜聲色，柳於子曰：『公之始生，兩手之八指皆駢，父母就四指中各割開，稍長，膂力絕倫，舉兩磨石為毬，亂擲於列甕間，高皆過十丈，乍騰乍下，甕不破。每食海松胡桃，皆用兩掌磨碎。嘗遊山寺，取僧

冠一手舉柱，一手納冠礎間，僧悲泣，乃一手拔冠以與之。有親族使義女問候於夫人，權舉柱納其裳，裔女甚悶，其妹力相等，舉柱而拔其裳。

鄭保圃隱之，孫放浪不羈，與成朴相友善。六臣獄起，常忼慷適訪其庶妹，為明澮妾者曰：「令公安在？」曰：「方在闕鞫罪人，公揮手曰：『此何罪人？』令公若殺此人，則當為萬世罪人。即拂衣而去。明澮聞以告上，親鞫保，曰：『常以成三問，朴彭年知為正人，君子故宥有是言。』左右請誅，初命輟之，聞其為鄭夢周之孫，遽減死。配延日。

崔德之

自号烟村，透叟。

太宗朝登第，以南原府使退居靈巖，永保村，扁

其室曰存養，屢召不起。七十二終癸酉之役，國家多故，公之遠舉誠若炳幾，保身者然。以此世稱名智正學高節無比。朝廷錄

以先賢用其子孫

尹諶以禮曹郎魯山遜位棄官入山臨終書忠孝二字付其子元子虛者慷慨士也氣宇磊落不適於世屢見羅隱之怨難堪原憲之貧朝出而晡暮歸讀古人書穿壁囊螢無所不為嘗閱史至歷代危亡運移勢去處則未嘗不掩卷流涕若身處其時汲汲焉見其垂亡而力不能扶者也仲秋之夕隨月披覽夜闌神疲倚榻而睡身忽輕舉飄緲悠揚冷然若御風而登也飄然若羽化而仙也止一江岸則長流逶迤山川糾紛時夜將半萬籟俱寂月色如畫波光如練風鳴蘆葉露滴楓林愀然舉目如有千載不平之氣乃劃然長嘯朗吟一絕曰恨入江波咽不流荻花楓葉冷颼颼分明認是長沙岸月白英靈何處遊徘徊顧眄之際忽有梵音自遠而近有頃蘆葉深處閃出一箇好男兒

幅巾野服神清眉秀凜凜有首陽之遺風來揖於前曰子虛來何遲吾王奉邀子虛疑其為山精木魅愕然無以應然其形貌俊邁舉止閒雅不覺暗稱竒乃肩隨而行百餘步許有亭突然臨江有一人憑軒而坐衣冠一如王者又有五人侍側皆服大人之服而各有等狀焉那五人者都是一世人傑像貌堂神彩揚、腦藏叩馬蹈海之志腹蘊擎天捧日之忠真可謂托六尺之孤而寄百里之命者也見子虛至皆出迎子虛不與五人為禮入謁王前反走而立以待坐定而跪於末席子虛之上則幅巾者也其上則五人相次而坐矣子虛莫測甚不自安王曰夙聞蘭香深慕薄雲良宵邂逅無相訝也子虛乃避席而謝坐已定相與論古今興亡疊疊不厭幅巾者歎歎曰堯舜湯武萬古罪人也後世之孤獨取禪者籍焉以臣伐君者名焉千

載滔、卒莫之救咄、四君為賊蒿矢言未既王正色曰惡是
何言也有四君之聖而處四君之時則可無四君之聖而非四
君之時則不可彼四君者豈有罪哉顧籍而名之者賊也幅巾
者拜而稽首謝曰中心不平自不覺言之過於情也王曰辭佳
客在座不須間說他事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乃解錦袍賒酒
於江村酒數行王乃持盃哽咽顧謂六人曰卿等盍各言志以
叙幽冤乎六人颺言曰王庸作歌臣等賡焉王悄然正襟悲不
自勝乃作歌曰江波咽、方無有窮我恨長方與之同生為千
乘方死作孤魂新是偽主帝乃陽尊故國人民盡輸楚籍六七
臣同魂庶有托今夕何夕共上江樓波聲月色使我心愁悲歌
一曲天地悠、歌罷五人各詠一絕茅一坐彭者吟曰深恨才
非可托孤國移君辱更損軀如今俯仰慚天地恨不當時早自

菑茅二坐者

三

吟曰受命先朝荷寵隆臨危肯惜隕微躬可憐

事去名猶烈取義成仁父子同茅三坐者

李

壇吟曰壯節寧為爵

祿淫金章猶抱採薇心殘軀一死何須說痛哭當年帝在柳茅

四坐者

緯

吟曰微臣自有膽輪囷那忍偷生見喪倫將死一詩

言也善可能慚愧二心人茅五坐者

誠

源吟曰唉、當日意如何

死耳寧論身後譽最是千秋難灑恥集賢曾草賞功書幅巾者

孝

温乃搔首長吟曰舉目山河異昔時新亭共作楚囚悲心驚興

廢肝腸裂憤功忠邪淖淚垂粟里清風元亮老首陽寒月伯夷

飢一篇野史堪傳後千載應為善惡師吟訖屬子虛、元來慷

慨士也乃拭淚悲吟曰往事誰憑問荒山土一邱恨深精衛死

魂斷杜鵑愁故國何時返江樓此日遊悲涼歌數闋殘月荻花

秋吟斷滿座皆淒然泣下無何突入一箇雄、虎士身長過人

英勇絕倫面如重棗眼如明星文山之義仲子之清威風凜然
令人起敬八謁王前顧謂五人曰矣腐儒不足與成大事也乃
拔劍起舞悲歌忼慨聲如巨鍾其歌曰風蕭蕭兮方木落波寒撫
劍長嘯方星斗闌干生全忠孝死作毅魄襟懷何似一輪江月
嗟不可與慮始方腐儒難責歌未闕月黑雲愁兩泣風噫疾雷
一聲皆倏然而散子虛亦驚悟則乃一夢也子虛之友海月居
士聞而痛之曰大抵自古昔以來主暗臣昏卒至顛覆者多矣
今觀其主想必賢明之主也其六人者亦忠義之士也安有以
如此等臣輔如此等主而若是其慘酷者乎嗚呼勢使然乎然
則不可不歸之於時歟歸之於時則不可不歸之於天也歸之
於天則福善禍淫非天道歟天不可歸之於天則冥然漠然此
理難詳宇宙悠悠徒增志士之恨耳乃吟一絕曰萬古悲涼意

長空一鳥過寒烟鎖銅雀秋草沒章華咄咄唐虞遠紛紛湯武
多月明湘水濶愁聽竹枝歌戊辰仲秋海月居士志林伯湖
憐所記
成宗朝金宗直言三問真忠臣成廟色變宗直徐曰不幸有變
臣當為三問成廟色乃定韓澍告仁宗曰世廟於彭年等嘗教
以當世之亂臣後世之忠臣朴啓賢請取覽六臣傳宣廟取觀
驚憤下教曰言多謬妄誣辱先朝予將悉焚之洪暹極言其忠
侍臣多有墮淚者宣廟辛未錄用彭年子孫孝廟朝趙綱請
表三問問賢善宋同春請享成朴兩人於鄉

賢祠英宗壬戌立六臣
祠宇露梁壬申賜額

朝野會通

朝野會通卷之六

朝野會通卷之七

世祖紀

世祖惠莊承天體道烈文英武至德大王諱字世宗茅

三子昭憲王后以永樂丁酉九月二十九日誕降初封首陽

大君在位十三年成化戊子九月八日薨四男一女葬光陵楊州

七十里

妃慈聖欽仁景德宣烈明貞熹王后尹氏平坡平府院君璠女

癸酉三月三十日薨葬光陵

乙亥受禪即位于勤政殿上為大君時決計誅金宗瑞出及中門貞熹王后提甲披之率家僮林芸等而行韓明澮出候石橋邊遇一騎馳來仰視即大君也大君大笑曰已殺賊矣六月受禪

朝野會通

朝野會通

朝野會通卷之六

朝野會通卷之七

世祖紀

世祖惠莊 承天體道烈文英武至德 大王諱 璩 字 世宗 茅

三子昭憲王后以永樂丁酉九月二十九日誕降初封首陽

大君在位十三年成化戊子九月八日薨 一四男 葬光陵 楊州

七十里

妃 慈聖欽仁景德宣烈明 貞熹王后尹氏 坡平府院君璠女

癸酉三月三十日薨葬光陵

乙亥受禪即位于勤政殿上為大君時決計誅金宗瑞出及中
門貞熹王后提甲披之率家僮林芸等而行韓明澮出候石橋
邊遇一騎馳來仰視即大君也大君大笑曰已殺賊矣六月受
禪

朝野會通

朝野會通

朝野會通卷之六

朝野會通卷之七

世祖紀

世祖惠莊

承天體道烈文英武至德隆功聖神明睿欽肅仁孝

大王諱



世宗

茅

三子昭憲王后以永樂丁酉九月二十九日誕降初封首陽

大君在位十三年成化戊子九月八日薨四男一女葬光陵楊州

妃

慈聖欽仁景德宣烈明順元淑徽慎惠懿神憲

貞熹王后尹氏

坡平府院君璠女

癸酉三月三十日薨葬光陵

乙亥受禪即位于勤政殿上為大君時決計誅金宗瑞出及中門貞熹王后提甲披之率家僮林芸等而行韓明澮出候石橋邊遇一騎馳來仰視即大君也大君大笑曰已殺賊矣六月受禪

朝野會通

子丙

元年集賢殿學士成三問等謀復上王事覺死之時上欲同上王宴天使于昌德宮三問等謀以是日舉事閉城門誅羽翼復上王位以成勝俞應孚為雲劔應孚曰上與世子吾自當之三問曰叔舟我平生交然罪重不可不誅使刑即尹寧孫誅之約誓已定會韓明澮啓廣延殿窄熟請世子勿扈駕雲劔勿入侍勝遂欲擊明澮應孚亦欲入擊彭年三問固止之曰世子不來成敗未可知寧孫不知就叔舟便房沐髮處按劔而前三問目止之金磧初與其謀恐事泄馳告其妻父鄭昌孫遂上變上御便殿三問方以承旨入侍猝下詰之三問仰天良久笑曰皆是也欲復上王乃人臣所當為更何問乎顧磧曰汝所告猶回互不直我等之意直欲如是耳於是李瑄朴彭年成三問河緯地柳誠源朴仲林彭年父朴大年皆彭年父永年皆彭年父引年皆彭年父權自慎皆彭年父外從

丑丁

金文起成勝三問父成三顧三聘三省皆三問父俞應孚朴靖宋石同崔得地致地尹寧孫沈慎李禎祥李智英義英李祐基權署著崔斯文鄭冠奉鄭汝諧金堪金善之李旻張貴男李末生李午沈上佐黃善寶趙清老李徽金九之次第就戮許慥以瑄妹夫與謀自刎死○罷集賢殿以其書籍移藝文館○錄佐翼功臣金磧等四十一人二年英宗皇帝復辟翰林修撰陳鑑等來領詔○親祀園邱東方自檀君感生祭天以報本歷代因之太祖尊壇南郊祀天禱兩太宗以正月上辛祈穀世宗時以非天子不祭天罷至是上深納梁誠之郊天享帝之語做中朝用正月十五日上齋戒具冕服詣壇行祀大酺三○鄭麟趾等上尊號曰承天體道烈文英武○定宗臣封爵之制以顯祿以下為階○三月命常叅時

陳形名以為例小交龍旗一素一令五衛旗五大角一小○命
功臣三廟外別為一室以奉其祀曹禮曹請○始立注書記注法○
九月錦城大君瑜謀復上王事覺死之瑜世宗第六子既謫順
興每與府使李甫欽慷慨流涕潛結南中人士為復辟計召甫
欽辟人草檄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疇敢不從之句將發順興兵
及南中與謀者迎魯山以踰嶺順興吸唱者匿壁中竊聽密交
錦城侍女竊檄文走上京豐守聞之疾逐棄檄先入京上
變甫欽及順興人株連盡戮死竹溪水盡赤錦城繫安東獄一
日裸身挺出禁即與府事發軍大索有頃錦城自外至言笑自
若曰我若逃避汝雖眾何能追顧眾死不如一死之為便也整
衣冠踞胡床使西嚮拜殿牌錦城曰吾君在寧越遂北向痛哭
四拜就死位飲藥不絕乃縊而死宋瑄壽崔沔李方楨朴閔金

得誠李祥孫權完李貴金印平柳岱尹琦金得祥吉由善崔璨
曹熙徐盛金謙許遂洪九成洪玉奉崔永孫崔自條陳有蕃趙
由禮睦孝智成文治李聞禮李敬申李之孟之仲之謹內官嚴

十月魯山君薨于寧越事見本紀

甫宗戊寅葬在陵追復大正位上謚曰恭懿溫文純定
安在景順敦孝廟號曰端宗陵號曰在浸因前縣監
申奎疏請也

定都五國坊里人皆用三金并身月
假眠其子伏椅底忽告曰夢大人腦血下椅底澄玉呪曰此吉
徵也言未畢棕輦死士突入澄玉起高垣匿民家遂捕斬之○
命印大藏經板在陝川海印寺遣敬差官尹贊鄭垠董其事

陳形名以為例

小交龍旗一素一令五衛旗五大角一小○命

切臣三廟外別為一室以奉其祀

從禮曹請

○始立注書記注法○

九月錦城大君瑜謀復上王事覺死之瑜世宗第六子既謫順興每與府使李甫欽慷慨流涕潛結南中人士為復辟計召甫欽辟人草檄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疇敢不從之句將發順興兵及南中與謀者迎魯山以踰嶺順興吸唱者匿壁中竊聽密交錦城侍女竊檄文走上京基川基守聞之疾逐棄檄先入京上變甫欽及順興人株連盡戮死竹溪水盡赤錦城繫安東獄一日裸身挺出禁即與府事發軍大索有項錦城自外至言笑自如若曰我若逃避汝雖衆何能追顧衆死不如一死之為便也整衣冠踞胡床使西嚮拜殿牌錦城曰吾君在寧越遂北向痛哭四拜就死位飲藥不絕乃縊而死宋珰壽崔沔李方楨朴閔金

得誠李祥孫權完李貴金印平柳岱尹琦金得祥吉由善崔璨

曹熙徐盛金謙許遂洪九成洪玉奉崔永孫崔自條陳有蕃趙

由禮睦孝智成文治李聞禮李敬申李之孟之仲之謹內官嚴

自治東寫坐死王子琰璪寧陽尉鄭琮並安置禁錮革順興府

○李澄玉反誅澄玉守會寧六鎮開拓時頗有功及為北兵使

也世宗密諭曰非國有大事不角召也至是密遣朴好問輕騎

疾代澄玉受代行一日忽曰節制重任好問匿聲來代何哉畏

甲還趨好問營擊殺之部勒軍馬移書野人自稱大金皇帝將

定都五國城野人皆服至鍾城判官鄭崧欲夜畜之澄玉援椅

假眠其子伏椅底忽告曰夢大人腦血下椅底澄玉呪曰此吉

徵也言未畢崧斃死士突入澄玉趨高垣匿民家遂捕斬之○

命印大藏經板在陝川海印寺遣敬差官尹贊鄭垠董其事

庚寅

令各道伯助其費戊寅二月始四月畢印五十件分藏名山巨
刹凡八紙三十八萬八千九百餘貼七十一千○命申叔舟纂
國朝寶鑑東國通鑑改正五禮儀

三年新鑄大鍾閣懸于街上以為晨昏之節○復行戶牌法令
百官先佩以示諸民○始行常平倉法韓明澮請依李惲耿壽
昌遺意春夏穀貴增價以置秋冬穀賤減價以換米利國便民
實為長策令諸道姑試一二邑從之○易學啓蒙補解成上在
潛邸以禮樂兵陣醫卜之理皆本於先天易而先天易之門徑
又具於啓蒙於是親為要解剖析精密至是命儒臣復撰補解
刊印廣布親書弁卷○制發兵符送八道監兵營

庚辰

五年七月頒新定經國大典之戶典○咸吉道都體察使申叔
舟大破娑豬江野人初虜乘夜追襲營中擾亂叔舟堅卧不起

口占一絕曰虜中霜落塞垣寒鉄騎縱橫百里間夜戰未休天
欲曉卧看星斗正闌干將士觀其安閒賴而不擾捷書至告廟
受賀使叔舟子泐乘駟往覲其父始叔舟將行上引八便殿指
墻下瓢蔓曰可及此物之結子否叔舟醉對曰晚種不盛未必
結子至是瓢偶結一子命剖以為杯書四句於杯心曰卿雖笑
我、瓢既成剖以為杯以示至情使遺叔舟又以陶象瓢造杯
鐫四句於內每用於曲宴以示不忘功之意○十月上率世子
西巡平壤親祭永崇殿太祖真殿又祭檀君箕子東明王御大同館
設養老宴臨浮碧樓受宴賡詩設文武科○以李石亨為大司
憲時臺官多以言事獲罪石亨風裁凜然得言事之體劾貪縱
大臣上嗟嘆降榻握手曰任言責者皆如卿予豈不從石亨字伯

王号樗軒錄佐理封

延城官判樞蓋文康父懷林至孝晚無子禱三角山而生夜直

巳辛

禁省夢坐大石白龍圻石而出覺則報生男矣遂名石亨生有青胞曩之既剖而膚黑骨麤遍身有毛謂不祥將棄之父曰勿棄真奇男也醫有黑文大如手隱々若龜形將有喜事夢鬻龜必統身行動升六並魁生進及文科初試翌年連魁三榜設科以來一人而已百官賀命三館賜宴直拜正言親賜御衣命官女歌三壯元詞以侑酒聞六臣死題詩曰虞時二女竹秦日大夫松縱是哀榮異寧為冷暖容蓋寄哀示志也有請按治上曰此特詩人詠物終不問晚年崇祿官間詩酒自娛家在碧松亭上洞深溪清良辰吉日與洞中諸老杖屨觴詠人望見以為神仙鑿池種蓮構亭名戒溢岸憤宴坐消遣世慮垂崖記之

六年春幸江原道○帝領賜洪武正韻○西原府院君韓確卒

確字子柔策靖難佐翼右議政謚襄節配世宗廟庭

年十九以永樂驪妃兄召赴京帝

午壬

未癸

顧遇隆異宣受奉儀大夫光祿寺光祿卿賜制書世宗受禪帝命確為冊封使帝御正殿百官陪列確端笏受命進退謹雅帝大喜本朝迎迓亦有加禮帝欲尚以仁宗女以母老辭在政府持身應物一槩於正議讞必主寬恕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以謝恩赴京也上召見便殿曰卿之還也予當郊迎一醉謝曰臣衰老恐不復見天日回至端州沙河驛卒

七年罷武科賜旗古無武舉及太宗始備文武科唱榜日文武一等三人別賜皂蓋當朝始文賜蓋武賜旗武班不悅尋罷復舊制○以申叔舟陞領議政兼大提學

八年命梁誠之整理藝文館書籍誠之竣事入侍以口吃不能詳陳袖劄以進曰竊觀歷代書籍或藏名山或藏秘閣所以備遺失而傳永久也前朝肅宗始藏經籍其畜書之文一曰高麗

十四葉辛巳歲御藏書太宗建中靖國元年大遼亂統元年一
曰高麗國御藏書自肅宗至今六百六十三年印文如昨文獻
可考今內藏萬卷書多其時所藏者乞令藏書後面書稱朝
鮮國第_六代癸未歲御藏書本朝九年大明天順七年以真字
書之前面書稱朝鮮國御藏書以篆字書之遍著諸冊昭示
萬世又竊觀宋朝聖製例皆建閣以藏之設官以掌之太宗曰
龍圖閣真宗曰天章閣仁宗曰寶文閣神宗曰顯謨閣哲宗曰
徽猷閣高宗曰煥章閣孝宗曰華文閣皆置學士待制直閣等
官乞令臣等勸進御製詩文奉安于麟趾閣東別室名曰奎章
閣又諸書所藏內閣曰秘書閣皆置大提學以直閣應教等官
以他官兼俾掌出納上覽而善之叔舟曰誠之自少強記其在
集賢仕罷時書其舊所思一字於掌上到家遍考諸書以窮之

上曰為學須如此予亦書一字推類傍通者多矣誠之

字純夫
號訥齋

策佐翼封南原
文衡謚文襄 早喪親父癸陽智母癸橫城請于朝以子瑗監
陽智瑒監橫城各六年榮孝無憾佔俾齋曰誠之喜讀書有籌
畧自中國及東方上下數千載治亂興亡人物賢否瞭然如昨
考究古今天下山川隘塞州郡沿革如足履而目擊憲府五年
彈劾二十疏上便宜四十四事自筮仕入集賢十六年掌典教
二十年兼史館三十四年仕弘文十六年知選舉十六榜晚節
謝事日與賓朋儒老商確詩史奚童匹馬遊適通津別墅以終
天年徐四佳貧畫像曰觀公之貌不揚而寢聽公之言不敏而
訥然黃金橫帶位長六卿白髮飄纓年垂七耄明國家治亂之
迹千載一日識山川險易之勢萬里一息四十年金馬玉堂之
出入五十載天官栢府之別歷上封事數十萬言取多士一十

申甲

酉乙

三榜。叅河帶之誓而心轉小。遭鴻罹之謗而志不爽。公之文如
菽粟布帛。公之心無崖岸。城府一幅丹青。新畫百世斯文山斗。
○十一月設弘文館。從梁誠之言也。以朴元亨為大提學。梁誠
之無提學。盧思慎兼直提學。

九年正月英宗皇帝崩。憲宗即位。○初。圓覺寺於都城中。時行
專經法。

十年以盧思慎為戶曹判書。上御康寧殿。議用人。思慎醉曰。後
進承旨皆已陞。遣臣獨未遣。上命罰酒。使尹子雲解金帶。之
即拜是職。○上御經筵。顧史官房貴元曰。汝試言理氣先後對。
曰。天地未判。理先於氣。兩儀既分。氣先於理。然混元一理。周流
無窮。非理何以成氣乎。又問。理有善惡否。對曰。理無不善。然理
譬則珠氣。譬則水以明珠。投之清水。其光洞澈。是聖智之理氣。

也。投之濁水。其光掩晦。是昏愚之理氣也。然亦有開明發現處。

四端是已。因其開發而緇續。光明則昏者可至於聖。○吉昌府

院君權孳卒孳

字正卿。錄靖難佐翼典文衛官。左相。謚翼平。配世宗廟庭。

近孫暉子志大多

竒策。年三十五尚落。事竒遊。一舉三魁。而文宗親擢壯元。聞

喜宴。世祖以領相押宴。親壽大夫人。榮耀一世。受知於世祖。首

建大策。且薦明澮。每進見日晏不退。進膳失時。官人目以寒羹。

即及登極。召入內殿。設宴慰之。顧王后曰。此乃昔日寒羹。即也。

四十六八相為一代元勳之首五十卒

十一年上動駕時。王世子下馬立路傍。侍衛宣傳官等下馬趨

過命。下禁府照治。○始用辨正都監新印。○春東巡至江陵。設

科。○鄭麟趾被劾竄。王孫生群臣宴賀。麟趾稱上為太上。曰

今日與卿等同歡。稱時君以上王何也。朝廷論其失言。命竄之。

戌丙

○設拔英試取金守温等四十人守温字文良博覽強記為文
奇偉俊壯每從人借書抽取一張藏諸袖而誦之誦已即棄故
誦一帙則一帙棄矣申叔舟有受賜古文選愛不離手守温懇
借之踰月到家則片塗壁烟煤莫可問其由則曰吾常卧
而讀之每布書於床席其上而寢之門前有大槐令奴鉅斷曰
家無薪欲炊飯也事多類此文科重試魁拔英秋又魁登俊試
御題策試宗親大臣及自願人鄭麟趾讀券官親臨科次召入
內殿曰古有門生座主今予親策當為恩門號是殿曰恩殿後
數日兩殿坐思政殿使新恩献酌一如門生舊制官至三品不
赴文科六品不赴
生進堂上赴試始於權光山琴宗親極品赴試始於永順君溥駙馬赴試始於河城尉鄭顯祖尋罷守温常自願
出家成佛逃之山寺成宗時有臺言不得與於養老宴有兄釋
祖為和尚雄文巨筆一時無敵居浴離山成佛福泉菴石鍾巖

舍利旱則禱雨○姜碩德知禮曹事碩德字子明号玩易齋嘗
一舉不中歎曰自有道義可樂何用科目為遂不復就性豪邁
貞白謹於大節不遺細行風流文雅近世無比作詩高古書畫
妙絕不由科第而為大司成知禮曹自大典領後無此例子直提學希顏
字景愚号仁齋詩似韋柳畫似柳郭書兼王趙三絕獨步一世有才
德真大人君子也嘗登樓院題詩曰有山何處不為廬坐對青
山試一居簪笏十年成老大莫教霜鬢賦歸歟永川君定見而
拜批曰此詩逼真太甚非徐則李居正承石定復過樓其下有書曰
此詩有江山雅趣無一點塵態必非世儒拘於結習者所作且
天地之大豈無人才而必推徐李是何孤人才蔑人類之甚耶
定大悔盡抹前批字希孟字景醇号私淑齋官贊成登拔英登
俊試策翊戴佐理切判刑曹獄無囚下僚援例請啓不聽申象

村曰私淑詩文俱精緻典雅自是四佳之敵而規模之大不及
○七月上御經筵問聖愚成夢真假林守謙字益之對曰聖人
思慮專一故所夢亦正可謂真矣常人思慮紛紜故所夢亦雜
可謂假矣又問心性情意何如分別對曰心統性情性發為情
心發為意又問所以然對曰性無不善故情無有不善理氣以
合為心故意幾有善惡或有計較又問何者為善何者為惡對
曰大學或問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污穢也
又問善惡何自而生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善陰惡善
惡所由生也問然則善惡已具於太極乎對曰太極形而上之
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太極純善無惡至於形既生矣神發
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凡物有形而後有善惡太
極無形故純粹至善陰陽有形故有善惡上命準職除授又問

爾何自而生對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又問爾祖亦何自而生
曰祖上其初稟天地之氣以生世々相傳々在於我祖父之氣
即臣之氣也上呼侍女唱歌崔恒等起舞命守謙舞而罷○革
科田置職田

丁亥

十二年上不豫命世子臨決庶事○改刑曹都官為掌隸院○
命都承旨尹弼商掌刑房弼商入直適日寒揣上意當恤囚取
考京外囚徒錄小冊夜五鼓中官促召弼商袖冊入大內寢殿
上臨總問獄中輕重囚幾何弼商對甚悉上大驚異拓總命入
寢內賜酒回顧向內曰此吾寶臣也始知內殿御座密通也自
是不次擢用未久超崇班上嘗不喜一小官不欲用一曰內宴
宰樞皆侍顧見其小官已金帶矣上驚訝令詮曹考進案歷皆
由清班上乃曰人之貴賤有命存焉亦非人主所能為也自後

詮曹擬除或以筆濃蘸墨汁臨三人名上隨墨落處下点或令
不解字宮人點出曰是命也○始命承旨二負直宿承旨舊例
一負八直上召承旨李浩然問公事醉不能對自是每二負入
直○五月前會寧府使李施愛反遣將討平之施愛吉州人歷
官會寧遭喪家居陰與茅施舍謀殺兵使康孝文及牧使許澄
遂據州反圍觀察使申滌登樓禦之力屈大罵死命龜城君
浚曹錫文魚有沼討之起復許恠為節度使魚世恭為監司恠
等三戰至蔓嶺利城賊乘高據險矢如雨下恠使有沼潛以精兵
載小舟著青衣與草木混色由海曲攀木緣崖繞出上高峰俯
視賊背鼓噪賊大驚嶺下軍亦蒙楯蟻附以上賊大潰衆欲追
之恠曰元凶失勢其下相啗施舍之頭將至矣別侍衛許惟禮
誘施愛飲絕幕索覆而掩之縛施愛施舍來獻斬于陣前傳首

京師蔓嶺之戰先鋒李從生下馬拔樹左右麾之躍馬奮擊賊
披靡望見曰彼黑面大頂王者誰也軍中爭呼曰李衛將也凱
還勳封咸安君謚莊尹子雲以體察到咸興賊圍子雲露刃環
庭如堵而進子雲整衣端坐言笑自若賊惧而退子雲在園中
七日全身還施愛之反咸興以北一夜盡殺邑宰以應之到利
城納縣監妻迷惑留連無意南下故至於敗初賊流言韓明澮
申叔舟盧思慎韓納禧等內應上召諸人入直麟趾堂案囚之
也其子侄並囚禁府月餘審其誣釋之引見內殿下殿相迎深
自悔責對之滄泣○命魚有沼康純等移軍討建州衛斬李滿
住父子斫大樹白而書之曰朝鮮大將魚有沼滅建州而還天
兵浚到見白書聞于帝降勅賜銀段○策敵愾功臣曹錫文等
四十一人有沼遠祖重翼本池姓生而狀貌奇異脇下有三麟

甲麗太祖見之曰汝有鱗甲是魚也賜姓魚有沼討施愛策功
 茅一封藥城君尋命慰安城底野人有沼曾為北兵使得華夷
 心使者曰魚令公至野人曰公來則是我父也可得見乎有沼
 馳入其部野人羅拜從令有沼汎愛容衆恂恂如也處事詳密
 有儒者氣像臨陣對敵意思間安弓力百旬射必命中隱然為
 國長城二十年成宗己酉扈駕至永平暴卒謚貞烈
 十三年鑄大鍾雲從街以警晨昏一更三點擊二十八應二十
 謂之人定五更三點擊三十三應三十謂之罷漏初太祖定都
 漢陽乙亥鑄大鍾嚴人民作息之限太宗二十年鑄鍾銘功德
 且以嚴羣臣朝會之期卞季良銘之止之三年鑄鍾置光化門
 內八年鑄鍾置興仁門內○永順君溥魁重試兩殿幸其第賜
 米五十石天童二百各給布命加一日遊街申叔舟詩曰就地

鋪蒿當錦茵拜迎公子共諸賓樽中賜醞杯中物座上新恩席
 上玆玩竹客憐陶柳客董惟人作屈醒人高陽座主何如者白
 髮鬢、醉度春溥字俊之号明新堂生六月大君卒世宗親命
 小字曰壽福爵秩俸賜一視親子謹慎審密夙有雅望世祖常
 置左右出納政院文書諸司堪覈與河城君鄭顯祖更日直宿
 叅登俊試又魁重試博通内外典為文隨事信筆燦然成章折
 簡押語皆堪誦習安國坊第後起屋數間聚書數十卷公退靜
 坐手不停披凡所履歷必皆抄錄為卷二十七金垂崖贊畫像
 曰泰山萃乎其容河海濶乎其胸抑、威儀之春風斷、事上
 之孤忠眷遇之隆也身在乎法官文章之雄也名擢於桂叢世
 倚左右厥辟周召之公人望丹青教化禮樂之東胡嗇壽而德
 之豐嗚呼視天魯、○賜鴻山士人羅季文妻尹氏米十斛尹

氏哭於行宮門外曰洪允成婢夫金危山藉主勢使驛吏歐殺妾夫邑倅崔倫恟於權勢只囚驛吏而允成兩奴又奪驛吏而去監司金之慶托以赦令一皆放送反以妾父尹耆為謀害允成捕繫公州獄上親問惻然拿之慶倫詰之皆辭窮並鞠允成其婢夫與兩奴並誅廢尹氏節特賜米○八月上不豫謂世子曰平日欲作祖訓授汝今既不能畧舉大槩敬天事神奉先思孝節用愛民汝其體念命韓縡禧善揚未命又曰知卿忠赤命輔幼子卿其不忘幼子幼子亦宜忘卿九月疾益劇謂鄭麟趾等曰運去英雄不自由即令縡禧取大寶冕袞授世子世子跪拜受出正門受百官賀尊上為太上王翌日薨王英明恭儉博通書史凡曆數音律醫卜技藝皆盡其妙嫻於射御志槩雄遠貌類太宗老宦見而哭曰是似太宗嘗馳下峻坂馬躡墜岸下

飛身登岸無所傷老武人泣曰不啻今日復見太宗神武李叔蕃還朝八大君往見坐而受拜及上至不覺瞿然執手曰頗似汝祖汝又英雄也年十四宿娼家夜半其所與私者來叩房門上驚起蹙後壁騰身超數仞墻其人亦超踰之上從大路走隱大柳樹中其人乃去有長者自樹傍家出洩溺小橋側仰見星文曰紫微星經柳宿人君倚樹狀也翌日物色之即觀象監善推步者上心獨喜及登極其人已死厚賜其子十六隨世宗講武王方山一朝射鹿獐數十風拂毛血表衣盡赤老武李永奇垂淚曰不意太祖神武復見於今日文宗書其弓曰鐵石其弓霹靂其矢吾見其張未見其弛世宗正圭表遣上及安平諸儒臣上三角山普賢峰觀日入石路危險下臨不測安平以下目眩脚掉上步履如飛瞬息上下從官歸奏之世宗嘆曰吾子孫

必盡於是手矣常衣濶袖宮中笑之焉世宗曰如汝有勇者衣服如是寬大可矣嘗赴京道路見者皆稱大將軍皇門八象見之一時退縮人皆異之○上大行廟號教院相曰踰月定謚雖人子不欲死親之意大行王未及尊號仙馭賓天連上謚號廟號予之至願也政府以神宗睿宗聖宗議上之曰大行王再造區宇廟號不得稱世祖可乎漢有世宗又有世祖豈非可援之例乎遂上廟號曰世祖

朝野會通卷之七

睿宗會通卷之八

睿宗紀

睿宗襄悼

欽文聖武懿仁昭孝

大王諱

字

世祖次子貞熹王后以

景泰庚午正月朔日誕降于私邸初封海陽大君在位一年

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薨壽二十葬昌陵高陽三十里

妃

徽仁昭德

章順王后韓氏

清州

上黨府院君明澮女辛巳十二月五

日薨葬恭陵

坡平七十里

繼妃

仁惠昭徽齊淑安順

王后韓氏

清州

清川府院君伯倫女

一男一女

戊午十

二月二十四日薨葬昌陵

戊子九月受禪即位于壽康宮

今昌慶宮

是月柳子光誣告殺南怡

等怡太宗外孫驍勇絕倫討施愛征建州皆先登力戰策功第

一拜兵判子光素猜其才能名位出其右又揣上忌之會彗星

必盡於是手矣常衣濶袖宮中笑之焉世宗曰如汝有勇者衣服如是寬大可矣嘗赴京道路見者皆稱大將軍皇門八象見之一時退縮人皆異之○上大行廟號教院相曰踰月定謚雖人子不欲死親之意大行王未及尊號仙馭賓天連上謚號廟號予之至願也政府以神宗睿宗聖宗議上之曰大行王再造區宇廟號不得稱世祖可乎漢有世宗又有世祖豈非可援之例乎遂上廟號曰世祖

朝野會通卷之七

睿宗會通卷之八

睿宗紀

睿宗襄悼

欽文聖武懿仁昭孝

大王

世祖字

世祖次子貞熹王后以

景泰庚午正月朔日誕降于私邸初封海陽大君在位一年

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薨壽二十葬昌陵高陽三十里

妃

徽仁昭德

章順王后韓氏

清州

上黨府院君明澮女辛巳十二月五

日薨葬恭陵

坡平七十里

繼妃

仁惠昭徽

王后韓氏

清州

清川府院君伯倫女

一男一女

戊午十

二月二十四日薨葬昌陵

戊子九月受禪即位于壽康宮

今昌慶宮

是月柳子光誣告殺南怡

等怡太宗外孫驍勇絕倫討施愛征建州皆先登力戰策功第

一拜兵判子光素猜其才能名位出其右又揣上忌之會彗星

必盡於是手矣常衣濶袖宮中笑之焉世宗曰如汝有勇者衣服如是寬大可矣嘗赴京道路見者皆稱大將軍皇門八象見之一時退縮人皆異之○上大行廟號教院相曰踰月定謚雖人子不欲死親之意大行王未及尊號仙馭賓天連上謚號廟號予之至願也政府以神宗睿宗聖宗議上曰大行王再造區宇廟號不得稱世祖可乎漢有世宗又有世祖豈非可援之例乎遂上廟號曰世祖

朝野會通卷之七

朝野會通卷之八

睿宗紀

睿宗襄悼

欽文聖武懿仁昭孝

大王諱

甫世祖次子貞熹王后以

景泰庚午正月朔日誕降于私邸初封海陽大君在位一年

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薨壽二十葬昌陵高陽三十里

妃

徽仁昭德

章順王后韓氏

清州

上黨府院君明澮女辛巳十二月五

日薨葬恭陵

坡平七十里

繼妃

仁惠昭徽齊淑安順

王后韓氏

清州

清川府院君伯倫女一男一女戊午十

二月二十四日薨葬昌陵

戊子九月受禪即位于壽康宮

今昌慶宮

是月柳子光誣告殺南怡

等怡太宗外孫驍勇絕倫討施愛征建州皆先登力戰策功筭一拜兵判子光素猜其才能名位出其右又揣上忌之會彗星

見怡直禁中與人論琴乃除舊布新之象子光隔壁竊聽敷演
搆捏告其謀反或告其燕於公主怡受刑脛骨折遂引伏曰康純教我
反獄成共就市純呼曰汝有何惡而誣我怡曰冤則吾與汝同
也汝為首相知吾冤而不一言汝亦冤死可矣純默然不能
答怡少遊街上見一奚裋裹小笥上坐著粉面小鬼怡怪而
隨往入一宰相家俄有哭聲問之小娘子暴死怡請見入其戶
粉鬼據娘膏坐見怡走避娘輒起坐怡出娘復死更入還生問
之娘先取食笥中红柿氣窒而倒怡具言俄所見以治邪藥救
得生即權孽第四女以此卜吉定婚卜者曰是人必罪死然女
命極短且無子當享其福不見其禍遂納為婿十七魁武科二
十六死女已先死數年矣嘗為北兵使有詩曰白頭山石磨刀
盡頭滿江波飲馬無男兒二十未平國後世誰稱大丈夫○改

丑巳

定闕門開閉之時先是闕門與城門同其開閉南怡獄後命官
門平明開乘昏閉○錄翊戴功臣申叔舟等三十八人
元年始修世祖實錄乙亥後職帶春秋者皆令納史草而皆書
本官名閔粹已納之懼大臣見直書其惡而啣之陰請傅士康
致誠得其草倉卒攬改不暇淨寫而還諸堂上知之聞于上時
正言元叔康言史草書名非古恐無直筆至是正字金季昌又
告叔康史草多塗改並親鞫粹云臣所書皆大臣事大臣俱在
宗錄廳慮其中傷而謀改也因哭曰臣獨子願續軀命上直之
曰予在書筵知粹之為人遂免死杖百濟州為奴致誠叔康斬
仁錫知情不告杖百充軍○始行牙牌標信上以舊用烏梅標
信多失易奸命改以象牙而圓其體前刻宣傳後刻御押大妃
殿標信前刻懿旨後刻御押中殿標信銳其體前刻內旨東宮

標信前刻徽旨並後刻御押命政院必書標信出納人姓名以防遺失鄭麟趾請依中朝例稱茅一茅二於密符從之○改漢城府尹為判尹○賜御製詩于政院時連三日宣醞賜詩曰三日雖飢困莫辭予所錫此意非他心宗國永磐石○經國大典成初太祖命撰元六典續六典世宗朝撰六典謄錄世祖命崔恒等斟酌損益改定六典纔訖刑戶典至是乃成上曰先王之志事也告于永昌殿○十一月戊申上昇遐上大喪後恒居廬次哀踰禮因以成疾薨王嘗手書冊背曰睿宗又曰死得此謚足矣不數月上賓廟號曰睿果合王意○領議政朴元亨卒

元亨

字衢之号晚節堂策佐翼封連城謚文獻配睿宗廟庭

清儉律身教子有法生日獻

壽夜分呼贊成安性口占曰今夜燈前酒數巡汝年三十二青春吾家舊物惟清白好把相傳無限人

朝野會通卷之八

朝野會通卷之九

成宗紀

成宗康靖

仁文憲武
欽聖恭孝

大王諱

德宗茅二子昭惠王后以天順

丁丑七月三十日誕降于東邸初封菴山君在位二十五年

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薨

十六男
十二女葬宣陵 廣州三十里

妃

徽懿
慎淑

恭惠王后韓氏

清州

上黨府院君明澮女甲午四月十五

日薨葬順陵

坡州六十里

繼妃

慈順和惠
昭懿欽甫

貞顯王后尹氏

坡平

鈴原府院君平靖公壕女庚

寅八月二十二日薨葬宣陵

己丑十二月戊申即位初懿敬早卒上育于宮中天資穎異氣
度雄偉嘗與母兄月山大君讀書宮廡下會大雷電小宦震死
于傍左右皆顛仆王獨不變色舉止自若世祖嘗曰此兒氣度

朝野會通卷之八

朝野會通卷之九

成宗紀

成宗康靖

仁文憲武
欽聖恭孝

大王

英德宗弟二子昭惠王后以天順

丁丑七月三十日誕降于東邸初封菴山君在位二十五年

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薨

十六男
十二女葬宣陵 廣州三十里

妃

徽懿
慎淑

恭惠王后韓氏

清州

上黨府院君明澮女甲午四月十五

日薨葬順陵

坡州六十里

繼妃

慈順和惠
昭懿欽甫

貞顯王后尹氏

坡平

鈴原府院君平靖公塚女庚

寅八月二十二日薨葬宣陵

己丑十二月戊申即位初懿敬早卒上育于宮中天資穎異氣
度雄偉嘗與母兄月山大君讀書宮廡下會大雷電小宦震死
于傍左右皆顛仆王獨不變色舉止自若世祖嘗曰此兒氣度

類太祖至是貞熹王后與諸大臣定策遣衛士迎于邸時年十三大臣建議即日即位于勤政門大妃垂簾同聽政○罷戶牌法○命內侍除職無過四品○以韓明澮兼判兵曹韓縉美兼判吏曹

庚寅

元年

成化六年

以都承旨李克增為司寇院副提調

承旨例無始此

○贊成

韓縉美告龜城君浚安置于外時權孟禧以浚軍國可當與縉美言浚有物望又與權世豪言龜城君壯且堅可以持器並鞫治承服依律論二品以上屢啓請浚罪寧海安置籍沒家產乃抹籍沒家產四字官給糧米食物○命勿廣陵墓禁限申叔舟請盡毀昌陵近地民家上曰山川不增吉地有限更千萬世陵室無窮恐浚世人民無山可葬無地可耕宜自今勿廣禁限○命除睿宗喪制於小祥日先是命二品以上議世祖大祥後睿

宗服制鄭麟趾等謂世祖喪畢浚大王大妃侍從入宮內從吉朝廷因素服以從睿宗之喪鄭昌孫等謂大王大妃已除睿宗之服世祖喪畢浚凡侍從者禮從吉者一宮之內吉凶混處其於情禮似未穩當宜從吉世祖禫及睿宗小祥纔隔旬月權著禫服至睿宗練日服練行祭中月而禫仍為祔廟李永垠謂世祖大祥日從權并除睿宗之喪而祔廟則世祖祔廟時當為同祔孝寧大君補等議與昌孫同傳曰三年通喪固所自盡古者諒陰三年厥浚從權以日易月是豈樂為出於不得已也今宗戚大臣皆以從權適變合有降殺其自睿宗小祥過後釋衰從吉三年終制陞祔太廟禮曹啓我朝恭靖之喪以日易月而練祥悉遵三年之制文宗之喪制未闕而事有不得已者從權即吉而祥禫亦待再期踰月今睿宗之喪小祥從吉三年而祔亦

合祖宗舊制從之○賜畫工崔涇安貴生爵初懿敬薨世祖曰其嗣皆幼不可不傳其貌以遺之命涇貴生草圖以藏之及上即位奉于月山家壬辰奉畫大王、后晬容安于璿源殿記顛末于永慕錄命叔舟序之賜二人爵言官論之上曰予生纔月餘乃失顧復不意今者復觀天顏髣髴悲慕之懷將無所抒則涇貴生不可不錄侍臣聞天語莫不下淚○頌橫看清子克增久典戶曹減損經費始立橫看人多怨之○設弘文館丙子難罷集賢殿至是依集賢殿復設弘文又以本官兼經筵待之尤厚每賜宣醞又招聚政院令承旨對飯多賜奴婢以備使役皂隸皆帶銀牌館本無邱吏只有選奴一頭故為官負例借他司帶率鄭錫堅為應教不借邱吏只以鑰牌皂卒前導跨馬居中一奴隨後道路指笑山字官負鄭笑曰借邱吏於人眼前事也

衛從多少背後事也為所不見而乞於人寧作山字官也聞者大笑上篤志於學三時講晝夜引玉堂與之講論賜酒從容問古今治亂民間利病便服相對閣中只張一燭而已或至夜分大醉而出賜御前燭送歸院即金蓮燭遺意也大妃見上不輟讀書曰得無勞乎上曰心自好之不知勞也命改構龍山廢佛寺為堂館官分番讀書常賜官醞以水精盤宣勸而遺之乃鍍金為臺銘之曰清而溫虛能受德其物思不負又於上巳仲秋重陽佳節令遊郊外因賜酒樂寵榮之而有文名者不似世宗文宗朝之盛也中宗十年移構在豆毛浦南岸曹偉梅溪申從漢三槐俞好仁潘溪金訢安樂堂尤被隆眷常所述作隨月書進偉遭艱賜祭榮之○俞好仁字克己潘溪忠孝清儉詩文高古筆力遒勁時稱三絕家在南中乞歸省母上親餞酒酣作歌、之好仁感泣上宥遣人迹

其行好仁登驛樓題壁上曰北望君臣隔南來母子同其人還
奏上曰渠亦念我至矣上月夜與宦者數人遊慶會池小舟僅
容五六人獨好仁從之嘗夜臨直所好仁驚起命只着紗帽而
坐從容談論見其細衾露敗絮上曰甬歷清要儉素如此命宦
者持衾來因而覆之而去上愛好仁之詩恩渥隆盛終不至大
官蓋察其器不堪宰輔也乞縣除義城容諭監司好仁予友也
為親屈百里善視之未幾以不恤民隱哦詩不輟置下考上怒
問之對曰國家設守宰非為榮其身也今好仁吟風咏月不治
官事是以下之為山陰尋常文簿不能裁斷有民訴決給不可
望惟願推本杖俞無以荅通引在傍曰出官日所呈尚未決汝
狀纔五日何遽為言過甚矣俞喜其捷給曰此通引英邁哉諸
生相顧而笑俞曰汝輩笑我政拙我亦笑汝製述矣疾革語子

瓊吾事君無欺汝當以為家法魚得江銘之曰久矣黃壤埋此
白壁四十年来但一片石清廟之器藍田之玉一團和氣温而
有栗德行既備文章餘事漢郭有道宋陳處士石雖爛矣萬古
香名我不諛墓無愧於銘

卯辛

二年策佐理功臣申叔舟等七十五人以治平輔佐之功也○
定異姓相婚之限勿許宗親赴舉大司諫金壽寧疏曰禮不娶
同姓所以厚別也本國之俗雖異姓之親恩義與同姓無別今
再從兄弟相與為婚於人情有不安者請命有司定其相婚之
限宗親官高地近苟有才行不患上之不知必欲與孤寒之士
角藝而進且其或不稱任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請勿許赴
舉從之○八月命生進居泮者圓點滿百五十日始許赴館試
○命造密符分授叔舟明澮等以憑宣召以防機變○琉球國

王尚德遺上官人信重進香信重請授爵授二品職○太學生
權子厚等疏言定都之初鑿開泮水一如古制頃緣增廣宮墻
泮水缺焉請還鑿以復古

辰壬

三年特加丁克仁三品官克仁字可宅不履軒居泰仁治經老而中等
七十拜正言引年退老訓後進行鄉飲酒禮歌不憂軒曲下書
褒之特加官階令本道以時惠養○建三聖祠於文化九月山
祀桓因桓雄檀君歲送香祝以祭從觀察使李芮請也○禮曹
言式年諸科自正月至五月畢試有妨於農請依中朝例寅申
巳亥年秋初試子午卯酉年春覆試從之○李石享進大學衍
義輯畧蓋刪經書繁文補以麗史者也○申明士夫家廟主之
制上聞士夫家多不立廟祭以紙榜教曰世宗朝命士夫廟制
依文公家禮而今此制陵夷其令禮曹憲府檢察○諸道始設

都會取其尤等直赴生進覆試

巳癸

四年命儒生犯罪學宮論以學校之罰勿移有司○特除慶延
字大有清州人号南溪為尼城縣監上召見延問凍時得魚供父泣菜
生信乎對曰病父思魚膾臣設網甚密幸而得之此豈異事又
問四書二經何者為第一義曰大舜之孝周公之忠臣所願學
而未能者遂直陞六品守尼城及卒吏民賻米布妻不受曰豈
敢累夫子清德乎揚水尺有不善事母者延至其家譬喻深切
其人感悟卒為孝子佔俾齋過其廬有詩曰揚聲繼曾閔錫爵
遇華勛南秋江疏曰慶延孝心純至感天亦多心通性理之學
身有經濟之才里人立石表居配莘菴書院

四月恭惠王后韓氏
薨奠順陵

十命撰大典續錄○五月五禮儀成初世宗命許稠等撰輯
祖命姜希孟等改修至是命申叔舟摠裁書成刊行○四月

王尚德遺上官人信重進香信重請授爵授二品職○太學生
權子厚等疏言定都之初鑿開泮水一如古制頃緣增廣宮墻
泮水缺焉請還鑿以復古

辰壬

三年特加丁克仁三品官克仁字可宅不憂軒居泰仁治經老而中第
七十拜正言引年退老訓後進行鄉飲酒禮歌不憂軒曲下書
褒之特加官階令本道以時惠養○建三聖祠於文化九月山
祀桓因桓雄檀君歲送香祝以祭從觀察使李芮請也○禮曹
言式年諸科自正月至五月畢試有妨於農請依中朝例寅申
巳亥年秋初試子午卯酉年春覆試從之○李石享進大學衍
義輯畧蓋刪經書繁文補以麗史者也○申明士夫家廟主之
制上聞士夫家多不立廟祭以紙榜教曰世宗朝命士夫廟制
依文公家禮而今此制陵夷其令禮曹憲府檢察○諸道始設

巳癸

都會取其尤等直赴生進覆試

四年命儒生犯罪學官論以學校之罰勿移有司○特除慶延
字大有清州人号南溪為尼城縣監上召見延問凍時得魚供父泣菜
生信乎對曰病父思魚膾臣設網甚密幸而得之此豈異事又
問四書二經何者為第一義曰大舜之孝周公之忠臣所願學
而未能者遂直陞六品守尼城及卒吏民賻米布妻不受曰豈
敢累夫子清德乎揚水尺有不善事母者延至其家譬喻深切
其人感悟卒為孝子佔俾齋過其廬有詩曰揚聲絀曾閔錫爵
遇華勛南秋江疏曰慶延孝心純至感天亦多心通性理之學
身有經濟之才里人立石表居配莘巷書院

午甲

五年命撰大典續錄○五月五禮儀成初世宗命許稠等撰輯
世祖命姜希孟等改修至是命申叔舟摠裁書成刊行○四月

王尚德遣上官人信重進香信重請授爵授二品職○太學生
權子厚等疏言定都之初鑿開泮水一如古制頃緣增廣宮墻
泮水缺焉請還鑿以復古

辰壬

三年特加丁克仁三品官克仁

字可宅不憂軒

居泰仁治經老而中第

七十拜正言引年退老訓後進行鄉飲酒禮歌不憂軒曲下書
褒之特加官階令本道以時惠養○建三聖祠於文化九月山
祀桓因桓雄檀君歲送香祝以祭從觀察使李芮請也○禮曹
言式年諸科自正月至五月畢試有妨於農請依中朝例寅申
巳亥年秋初試子午卯酉年春覆試從之○李石享進大學衍
義輯畧蓋刪經書繁文補以麗史者也○申明士夫家廟主之
制上聞士夫家多不立廟祭以紙榜教曰世宗朝命士夫廟制
依文公家禮而今此制陵夷其令禮曹憲府檢察○諸道始設

巳癸

都會取其尤等直赴生進覆試

四年命儒生犯罪學宮論以學校之罰勿移有司○特除慶延

字大有清州人号南溪

為尼城縣監上召見延問凍時得魚供父泣菜

生信乎對曰病父思魚膾臣設網甚密幸而得之此豈異事又
問四書二經何者為第一義曰大舜之孝周公之忠臣所願學
而未能者遂直陞六品守尼城及卒吏民賻米布妻不受曰豈
敢累夫子清德乎揚水尺有不善事毋者延至其家譬喻深切
其人感悟卒為孝子佔俾齋過其廬有詩曰揚聲繼曾閔錫爵
遇華勛南秋江疏曰慶延孝心純至感天亦多心通性理之學
身有經濟之才里人立石表居配莘巷書院

午甲

五年命撰大典續錄○五月五禮儀成初世宗命許稠等撰輯
世祖命姜希孟等改修至是命申叔舟摠裁書成刊行○四月

領議政崔恒卒恒字貞父号大厓亭典文衛策端介無華謙恭

簡静世宗臨雍策士擢為第一居侍從十八年凡講說辭命編

摩著述皆主之再入相府政務寬大不喜更張遇事常加三思

立朝四十年一不被公劾文章如長江大河老工駢儷事大表

箋高文大冊皆出其手華人每稱其精妙公卿碑碣四方求文

字者得其片言如獲拱璧是日具冠帶將赴公會得疾卒○退

尊皇考懿敬世子為德宗大王配太廟追尊之議起於辛卯盧

思慎金國光徐居正鄭蘭宗等謂當稱宗稱王別立廟稱皇伯

考侄子臣申叔舟鄭麟趾崔恒等謂宜追王不稱宗別立廟稱

皇伯考孝侄月山奉祀粹嬪為王大妃上從叔舟議建懿廟于

延慶宮後園至是追封勅來議稱宗入廟明澮及三司論執李

承召獨倡言其宜疏甚張皇上雖用其言而心醜之用之不終

官至二品世傳墨諫言不可者為違將廷臣之言可者特除

高閣及祔廟故反以墓閣為違將以為墓閣而特除

之人終身不叙祔廟時大王大妃以為當從兄弟之序諸臣議同遂序

睿宗室右○始親耕籍田前一日親享先農翌日耕籍上五推

宗臣宰臣七推判書兩司長九推仍行者民勞酒禮受賀大赦

○幸安縵宋第縵宋妻世宗孫也上五寸親也郊祀還到第二

橋碎向其第峴縵宋妻著綿布黑衫手治女紅顛倒出迎叙盡

情誼特授縵宋掌隸院奉事行厨金銀器盡令恩賜縵宋字子

薄田裕八代孫性癡詩酒之外餘無留心人知與不知皆稱薄

田而不愠也○冊尹氏為縵妃判奉常事起冊女燕山○大王

大妃還政于上時有匿名書粘政院意指攝政之弊於是還政

○建尊經閣于成均館韓明澮建白自助立閣之費賜經籍藏

之李克增啓構典祀廳成倪構享官廳其後又建聖殿東西廡

及食堂又賜布五百疋米三百石又賜學田克增既受米布乞
備酒肉聚朝士儒生以為斯文盛事大會明倫堂承旨宣醞御
酒珍味絡繹不絕○六月高靈府院君申叔舟卒叔舟字汝翁

官領相謚文忠号保

天性高明秉心寬恕世宗戊午始設詩賦

進士試一舉連魁漢城會試所製程文至今為舉子模範少有

大志常恨家無書籍及八集賢到藏書閣開戶端坐經史百家

歷覽無遺佐世祖四登盟府長百僚典文衡以一身為國安危

者幾二十年軍國重事紛委於前左酬右荅接應客使導達德

音周旋之際容儀可觀俱通漢倭蒙古女真等語南使日本遣舟

東諸國記以進世祖嘗言桓公之於管仲漢祖之於張良光武

之於鄧禹先主之於孔明唐宗之於魏徵予之於叔舟一也五

風欲投孕婦叔北往野人所歷山川要害靡不記錄作箇棋海

十九卒初文廟疾革召集賢諸臣秉燭論難至夜分膝置魯山
手撫其背曰予以此兒付卿等遂降榻平坐先執爵以歡諸臣
皆醉仆上前上命中官撤門楣作糖以輿出列卧八直廳是夜
大雪諸臣醉醒則異香滿室渾身覆以貂衾乃上手自覆也相
與涕泣誓報殊恩厥後叔舟去就如彼臨沒喟然歎曰人生會
當至此而死乎蓋悔心之萌云夫人尹相子雲妹也丙子難叔
舟夕還家中門洞開歷探房廡見尹夫人獨上樓手持數尺布
坐櫟下問其故荅曰君平日與成三問輩不啻如兄弟今聞三
問等獄起意君必與同死方俟凶音至而自決不啻君之生還
叔舟憮然無所荅尹月汀漫錄魯山妃宋氏沒為官婢叔舟欲
以功臣賜牌受出至於上請光廟不許未久命養育鄭眉壽於
宮中○上親祭文昭殿召宗宰飲福鄭麟趾曰世宗嘗幸慕華

館日晏還宮即御經筵讀綱目百篇今殿下方講綱目須法世宗上還宮即御經筵○昌德宮門未有扁額乃命徐居正命名以揭之

酉丁
八年正月罷禮宴用女樂○三月王妃始行親蚕禮○七月禁婦女再嫁其再嫁人子孫勿許受官赴舉上以再嫁人事召二品以上議鄭昌孫謂宜依大典更歷三夫外勿論任元濬許琮謂宜一皆禁斷遂從琮議○命儒生出入著青衿輪對官白勛請令館學儒生以青衿團領行于街路金國光曰先朝嘗欲行此而未果今使儒生異服則居館者必小矣李克培曰若戴笠而服青衿必易從矣上乃可之又申闕內放手之禁胡跪之罪朱溪正深源上疏言我東自鄭夢周建議革胡服有官者紗帽京外儒生平頂巾及太宗朝依中朝國子監生例然後千古弊

俗一大變也今令儒生著青衿而不許頭巾然則身可為儒而頭不可為儒耶上御書嘉獎

戊戌

九年河東府院君鄭麟趾卒

字伯暉号學易齋典文衡四策功官領相謚文成

父興仁

學於鄭道傳屬內侍別監直昭格殿默禱吾無所成願生起家之子及生異凡兒十六生負四十九魁科太宗謂世宗曰文有鄭麟趾武有洪師錫王無憂矣常戒後生儒者當常讀書雖不盡記讀之不己心地自然靈明八十三卒大東韻玉曰麟趾為首相率百官請除魯山人心至今憤之張谿谷曰麟趾為世宗文宗所養臣致位宰相而卒為弒君之賊

己亥

十年以藝文館大提學徐居正兼弘文館大提學文衡例兼自此始○酌獻文廟御明倫堂行養老乞言之禮侍臣學者凡二千八百餘人○南孝温上疏請復昭陵朱溪君深源請勿任勲

舊明澮等大惧任士弘以為朋黨請鞠治不許○任士弘有罪削竄士弘當上初年請罷內佛堂頗有聲然外若嚴重內窳陰邪嘗嗾諫官劾去玄錫圭取都承旨又羅織孝溫深源將欲網打士類至是玉堂俞鎮表泐沫等論劾並舉其父元濬穢行深源又言士弘即臣姑母夫詳知其為小人也因歷數其奸邪狀遂命削竄○命盧思慎徐居正等裒集新羅至本朝詩文名東選換輿地勝覽三國史節要

子庚

十一年設推刷都監○遣左議政尹弼商征建州獻俘京師○廢王妃尹氏為庶人而已賜死尹氏初封淑儀冊為妃生燕山侍寵驕妬有人詐稱尚宮家人投書權淑儀家上其書曰嚴鄭兩昭容將謀害中殿及元子上於中殿房中見小囊盛砒礪又於小箱藏襪方書冊上問之對曰婢三月親蚕時所進訊三

月以非所書納招上欲廢以諸臣諫止絞三月府夫人申氏中以預聞請削爵不許一日聖顏有瓜痕昭惠大妃激成天怒出示外庭尹弼商等將順獻議廢出私笄許琛孫舜孝江原極諫不聽大憲蔡壽校理權景裕請別處一室官給廩餼上怒鞠問不屈乃止不罪尹氏既廢日夜號泣縋之以血上遣內豎廉訪大妃教其宦對以梳洗艷粧無悔恨意遂至賜死傳旨曰廢妃尹氏性本凶險行多悖逆既不順於三殿又肆惡於寡躬待寡躬如奴僕至言并足迹而削去之至於常見歷代母后挾幼擅政之事自以為喜常以毒藥自隨非惟欲去其所忌又將不利於寡躬常自言我命長壽將有所為之事此則不道之罪闕於宗社若無凶險之性得採威福之權後日之禍又勝言哉肆於今月十六日賜死于其第是月二十日傳旨禮曹曰廢妃之

惡昭在史冊雖永不賜食塊豈有冤但母以子榮君之惠也防
之後奸君之政也顧念儲君之情寧不測然特其墓曰尹氏之
墓定墓直二名所在官俗節致祭以慰子心雖予百歲之後永
不改易以遵父志初廢時以諺書其罪遣中使承旨逐日隔
帳諷讀冀其改過燕山嗣位盡殺其時承旨而蔡壽以不解諺
文獨免賜死時李世佐克培侄以代房承旨持藥去其夕還家
夫人問廢妃處置答已賜死夫人愕然曰傷哉吾子孫其無類
乎母既無罪被殺子無報復於他日乎甲子之禍世佐與子守
貞俱死夫人先見非諸
人而

丑辛

十二年命朝官犯罪囚典獄者移義禁府以為例○命於經筵
置特進官使玉堂長官抄啓文蔭武二品以上而非曾經政府
六曹漢城府勿抄

寅壬

十三年正月上獻壽于大王大妃仍親製春帖詩以進曰三元
佳氣妙春陽斗柄東回百物香臘雪欲消延曉日東風送暖入
椒觴門、鷄唱新年瑞殿、雲開舊日光岡極情懷何日報惟
知慶祚祝靈長頌甲春初喜色來雲殿裏曙光開椒花香動
千年頌栢葉青浮萬壽盃羲日未消千嶂雪舜風先發一園梅
乾坤萬象真如舊屈指嘉祥未罄枝○左恭贊韓絀禧卒字子
順策
卸戴佐理封當世宗建箴經閣購四方遺書居常披閱磊落載
腹人化之世南秘書世祖凡經籍典章裒集纂述委任責成嘗
有疾瀆死上手製文禱之病間召見曰汝憐我心我憐汝色我
病卿嘗憂之卿病我亦憂之憂之也深故至不欲聞卿姓名不
畱今日復見卿面聖眷如此以柳巷之孫文簡之子西原美之
茅上黨之再從兄累世勲德富貴赫然而冰蘖自守菜糲不繼

卯癸

一日設門會於上黨家一座咸曰西平年紀已高自奉猶儉盡思所以處之上黨曰此吾責也呼紙筆來成一卷列書在座諸親名遂以興仁門外鼓巖稻田種十碩者獻之上黨以下且起且拜齊辭共贊乃不得已受之老少起舞扶醉夜還可謂一門忠孝之盛矣知遇光陵千載遭逢寵極而心轉小位高而志愈卑能砥礪名節保全終始也

十四年貞熹王后昇遐于溫泉橫室奉安城外永順君家許琮啓曰昔河崙死於外命八殯於家重大臣也今以俗忌大行大妃在城外臣切痛之○親試金駟孫為茅一驥孫為二等上親覽挑上甲科特賜宴公堂以樂具慶○改建昌慶宮于壽康宮舊基為三大妃營建也命徐居正名殿閣○有僧構箭串橋命名濟盤橋又構往尋坪大橋命名永渡橋○召前察訪李寬義

辰甲

講大學中庸命徐居正許琮李克基等論性理之源天地度數日月星辰歲次曆法寬義卞對不差將欲頭用辭以年老賜衣許還令所在官賜米豆寬義精於性理以孫舜孝薦徵召居利川七十五卒○上御宣政殿講論孫舜孝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願殿下以愛己之心愛人責人之心責己則忠恕之道盡矣十五年抄富豪良人徙西北兩界○賜太學田四百結鄉學亦賜田有差○直提學金訥進魏徵十思疏訥以父命進其外曾祖成概所書十思疏簇兼進劄子畧曰臣父友臣召謂曰吾所蓄魏鄭公上太宗疏一軸乃外王父成概手蹟也吾寶而藏之矣汝以不才遭遇聖明獲侍經幄職在論思汝所當師者莫鄭公若也今以付汝當惕然思齊嘉言謹論朝陳暮獻然後庶毋負於吾王父繕寫之意也臣祇受以退三復者有日矣臣竊惟

魏徵三代之遺直其所論奏皆格君之道經世之言也伏願殿
下揭置座右反覆觀省常若見徵之面聞徵之言則徵雖亡未
嘗亡也臣雖愚昧可以坐見聖朝之治起貞觀而躋三五矣上
賜經御白綃帖裏黑黍支靴手札金箴以賜曰爾父勸汝以魏
相自期爾又勸予以唐虞同治可謂父愛其子臣愛其君者也
特陞訢工曹叅議陞其父丹陽守訢以父在丹陽病極請往見
上命給馬贈藥餌曰予舊學于友臣予之甘盤也其遣良醫護
視丙午訢疏陳敬德之宗四事曰節嗜慾曰重名器曰謹刑法
曰納諫諍上嘉納焉訢字君節号安樂堂戊辰少受業佔俾齋
生辛卯文壯壬子卒門在儒冠隱々然名動播紳表裏洞澈無一點查樺文章簡古
精到常論事觸諱天威震置而徐々辨析不少動奉使日本卒
遇風濤舟人叫號而端坐吟嘯自若其詩簡正古雅如冠冕佩

玉聲容節度可敬而儀也申三槐誌其墓曰余誤思西清一時
魁傑雄俊之士林立而心所敬服獨君節耳嘗欲剡章論事締
思數日過君節質之則微笑若有所思索筆盡抹去命易他紙
颯々風馳而兩驟須臾已盈數紙從傍睨之出入古今援據精
切文彩爛然如漢者雖罄終身之力其敢髣髴耶○叅贊成任
卒字重卿号安齋謚文安風流文雅冠一時貫穿經史施諸政事蔚有經
濟大才文章超卓詩表尤精真草隸三法皆妙嘗戲語予曰
國法五子登科榮贈父母我登科又叅重試拔英兩第登科而
汝又重試拔英過於五也我父母當享其榮而未有國法可恨
子世淳竹軒學推句而知作詩讀孟子而知作文山居詩曰朝伴
白雲去暮隨明月來送人詩臨送門前縮柳條千巖萬壑路迢
迢南向他日相思處蜀魄聲中碧嶺高為人作壽春堂記春者

樹之壽者也父母之壽如春之壽孝子仁人之所欲也年十五
天季子世傑亦英敏水車洞詩曰一溪流水回青蛇林壑窈窕
幽夢多勸君今日不痛飲奈此爛熳山花何十三天序字和
真少放蕩不羈持杖遊閭巷人固難當十三折節就學博覽廣
記天文地理醫卜道釋籌法譯語亦皆涉獵聞人家之有幽經
僻書求見乃已四佳在集賢一日獨曝閣中秘書忽聞警咳聲
乃俛也求見秘書益功乃許之終夜張燈一不交睫閱之幾盡
後言閣中書籍體製卷秩不少差後十年登筭八集賢長坐閣
中閱群書同僚譏以書淫然讀書過勞消瘦成疾三十而卒嘗
自卜其命曰吾年三十足矣果驗為人貌不揚集賢必邀為坐
客由是士林謂貌醜者為坐客世祖見俛笑曰汝雖才貌甚陋
他職可承旨近地不可也人謂俛為御覽坐客子世勳英邁絕

倫書法神妙為文雄壯如駿馬馳坂忽得狂疾

十六年東國通鑑成

世祖命拱未就徐居正續成之

輿地勝覽成

盧思慎撰五卷成倪全

宗直釐為五十三卷

○領紫段囊子于領敦寧政府六曹京兆摠府政院

兩司掌隸院及史官注書歲時友囊子囊始此

十七年特賜吏曹叅判金宗直金帶曰卿為近侍以予知卿將

受國家大任也以烏犀帶一腰賜禮判李坡曰卿典禮三載母

有過錯供職之假不忘經史遂超崇政坡素稱該博典故儀禮

尤其所長凡朝廷大禮古制之簡疎可疑者必商度古今務合

於理貞熹之喪事多倉卒坡能節其變通上疑永寧殿用樂與

宗廟異坡曰臣嘗記世祖之言清廟祀文王之詩而用之郊廟

我國保太平定大業之樂適用於宗廟永寧殿亦可也臣觀龍

飛詩非徒述太祖之功無記四祖之德永寧用樂合依世祖之

巳乙

午丙

教上以為然坡天資豪邁宏豁聰明十八登第善談論平居讀書而性理之源歷代治亂言之亶亶世祖朝為都承旨一日御便殿獨召坡引其手以龍顏摩其面顧世子曰此他日汝臣也命親酌以飲之上嘗曰非李判書東人氏族世派何以卜之自麗至今某榜某壯元某第名何以枚數不誤

十八年十月憲宗皇帝崩孝宗即位翰林侍讀董越工科給事王敬來領登極詔見上歎曰老生久聞賢王學問高明通達禮儀今幸目覩果慙所聞○臺諫論孫舜孝登御床之罪上置酒仁政殿酒半贊成孫舜孝知燕山不克負荷登御榻撫床曰此座可惜上曰吾亦知之不忍廢也舜孝仍曰女謁太盛言路未廣上附耳語臺諫啓人臣登御床大不敬附耳語太無禮容啓何事上曰以予不聽諫且戒女色舜孝

字敬甫号七休居士生杜文科典文衡謚文貞

十歲母趙病嘗欲杏仰杏樹而拜杏無風而自落拾以走進嘗於上前書忠恕二字懇懇陳戒成宗以為忠直遂大用按關東時忽入京肅拜引見便殿賜酒澁容即日辭還兩司論其擅離上引見兩司曰久離榻下思見其主來見而去人臣之至情罪之輕重須詳言之兩司踧踖而退其愛君之誠貫於金石其按京畿巡列邑遇一蔬一果之可口輒取封進成廟戒酒使母過三盃嘗有事大文字當改撰命召大提學使者十輩不知所在薄晚始至露髮不斂酒氣滿面上怒責之對曰臣有女子出嫁不見夕矣今日往過留之飲故不能拒但倒三盃問酌以何器曰以食鑰鉢上曰卿既醉當召提學曰不須煩提學臣請結撰俄而曰臣已作願自書強而後可乃手揮三四筆畫掌中曰不中書命撤賜御硯又請得床而展之書副本跪進文無一字可

竄書無一點可刊者上大喜即付承文院封裹以送宴以樂之
舜孝大醉起舞遂以張良為題而呼韻即應聲曰奇謀不售浪
沙中仗劍歸來相沛公借箸已能成漢業分茅却自讓齊封平
生智畧傳黃石末路功名付赤松堪恨韓彭竟菹監功成身退
信英雄上大悅命老宮人彈琵琶歌之舜孝醉倒上解藍錦貼
裏覆之而入闈者感泣成宗上賓晝夜號哭曰天日之表郝得
復見不食月餘位高而操心愈約構草亭南山下鑿池種蓮以
教誨後生自娛對客設酌只以黑豆苦菜為蔬清白傳家嘗醉
卧以手指腦曰此間無些子污物判樞時不允批曰栢府銀臺
物論素推於謗諤闕東嶺表遺民咸仰乎仁恩清風峻節李元
禮之模楷茂德高名韓吏部之山斗曹偉為嶺伯過孝烈門閭
必下馬再拜圍隱祠在永川公過永馬上醉醒昏々夢一老翁

鬚髮皤如衣冠偉然自言所居顏廢風雨無庇公驚詢古老得
其遺址與郡人營之堂成而落之醉書堂壁曰文丞相忠義伯
兩先生肝膽相照忘一身立人紀千萬世景仰無已清霜白雪
松栢蒼々構屋一間將以蔽風雨公靈安方我心安方就金烏
山奠吉先生曰拜瞻祠下彷彿儀形惟烏山洛水之如昨念先
生芳安在真蕉黃與荔丹冀英靈之不昧也此老無意雕琢於
文字間而膏中所發自能如此可以想見其風槩常願無疾而
終一日與諸宰飲話竟夕晨起謂夫人曰吾氣似不平促飯々
訖曰欲效少時挾冊遊師門也掖一卷書上下階級數次曰困
矣乃隱枕而卧家人以為睡視之則絕矣年七十一常命好燒
酒一大壺埋靈石下如命焉○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卒明澮子
濟領相兼吏兵判孕七月生四體未具有老婢置敗絮中數月

賜几杖謚忠成

月子

漸就歧嶷腹上有黑痣象台府斗極少從鄭麟趾學長與權擘
友一夜行深谷中有虎擁護而行天明乃去踏蹬場屋嘆曰功
名有時何必腐心文字間乎遊靈通寺老僧密言曰君頭上奕
奕有光貴徵也明年必得志時魯山冲年嗣服明澮謂擘曰今
主少國疑安平陰懷異苗聞首陽真撥亂之才子盍微辭以觀
其志擘以白世祖立召之一見如舊薦武士洪達孫等三十餘
人每進見或稱宗簿寺官或稱醫員夜則繫繩於宮奴林藝之
臂而垂其端於戶外引之即入告靖難後拜承旨世祖常稱吾
子房也嘗戲擘曰文章道德吾固讓君至經濟事業吾豈多讓
具致寬欲定州縣疆界之不正明澮曰州縣錯置得大小相維
之制不可改議者欲革永安南道兵使明澮曰置南道所以應
援北道世廟初置本意非淺見所測歷事三朝出入將相四首

麟閣五長廊廟誕二王后三赴京師帝曰忠直老韓復來矣遂
有屏帶白金之賜七十三卒中使吊慰百官會桑然貪財好色
賂遺相望廣占茅舍多畜姬妾奉使朝京附老宦鄭同多以所
賚私獻於帝構亭漢上扁以押鷗以定策功自擬韓忠獻之畫
錦堂上作詩別之朝士爭和而崔敬之詩曰三接慙懃罷渥優
有亭無計得來遊腦中自有機心靜宦海前頭可押鷗詩為茅
一而明澮惡之不列懸板中有詔使欲往賞明澮請借龍鳳遮
日以侈觀不許明澮作色而起言官論以無君竄外尋放晚年
權勢已去愀然有守寂寞之歎然朴直無他故能保全勲名東
題其太公釣魚詩風雨蕭蕭拂釣磯渭川魚
鳥滌忘機如何老作鷹揚將空使夷齊餓採薇
中戊十九年弘治元年二月六日納世子嬪風雨大作御札付嬪父慎承
善曰世俗以婚日風雨為忌然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萬物之生

莫非風雨之功云至午開霽○韓明澮申叔舟追配世祖廟庭
○大提學徐居正卒居正字剛中号四佳隨世祖赴京宿娑娑
堡是夕母訃至世祖初欲秘之居正夜有異夢驚起流涕曰吾
夢月恠夫月母象也有母在堂夢徵不祥是以悲耳上聞之嘆
曰居正誠孝足以動天遂以稟告後每稱鴨江之夢曰吾之取
子非獨才耳承命著五行摠括以進上問卿意以祿命何如對
曰以年月日時推之命曰四柱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
復加矣固有四柱同而禍福不相似祿命之書不足信也且有
明鏡於此物來照之妍媸自現如李淳風徐子平輩心本虛靈
如鏡之明吉凶禍福自燭難逃非如後世術士之徒以五十一
萬之四柱推斷億兆人之命也上曰善時有遷英陵之議居正
曰洪範聖人傳道之書而兩暘燠寒風為肅睿哲謀聖之應聖

人之論如此山水方位為子孫禍福臣未知也且遷陵求獲福
也王者更有望哉世祖遂止嘗問人君當拜佛否對曰昔宋太
祖宰相國寺燒香佛前問當拜否僧贊寧曰見在佛不拜過去
佛太祖笑而不拜我太宗不拜濟州銅佛大聖人所見畧同也
公四登賢科歷事五朝並判六曹再長憲府五入黃扉侍經幄
四十五年典文衡二十三年取士二十二榜所著歷代年表輿
地勝覽五十卷東國通鑑五十七卷筆苑雜記東文選百三十
卷太平閒話東人詩話四佳集行于世

酉巳
二十年仁粹大妃造佛像送于淨業院儒生李鼐等取焚之大
妃請治之上曰儒生辟佛可賞不可罪且自內聞之命推儒生
非人君之政也○右叅贊鄭蘭宗卒蘭宗字國卿策佐理東萊
君西北兵使謚翼忠
義風儀襟度豁然早為世祖器重嘗以衛軍率所部侍殿庭命

以羽扇召諸將諸將爭赴之蘭宗獨不應又舉名召之不動上見其持重益奇之又善弓馬每退朝自闕門縱馬馳俯身而曳袖為北兵使等穩城長城四十里因李紉宗學規豐其廩餼嚴其程課暇日詣學課業自是北人皆興於學登科者輩出世祖嘗問周易圓覺經優劣對曰佛氏妖書何得與三經經並比乎上震怒命力士摔下撞之神色自若竟不問

二十二年野人寇遣許琮征之三衛遁逃師還拜右議政

二十三年八月幸成均館行釋奠御下輦臺宴百官儒生與宴

者三千餘人環橋門觀者萬餘人上下皆抃花歌新製樂章以

侑之○前刑曹判書金宗直卒字季暹号 佔 暉齋 司藝淑滋子自總角

有能詩聲日記數萬言上初即位開經筵特選文學之士宗直

其尤也孝友天至文章高潔守職益民居簡御煩待人接物渾

然和氣苟非其義一箇不取居家鷄鳴盥櫛正衣端坐雖妻孥之間不見其惰容耽於書史至老忘倦為一世冠冕四方學者隨其器之大小充然有得而歸金宏弼鄭汝昌以道學名金駟孫俞好仁曹偉李宗準南孝溫洪裕孫等以文章顯其餘指授蹊逕成名者甚眾一經品題便成佳士以刑曹判書辭疾歸密陽田庄至是卒謚文簡所撰青邱風雅東文粹行於世門徒纂本集與彙尊錄上命八內李退溪曰宗直非學問底人終身事業只在詞華上

二十四年頒大典續錄○二月右議政許琮卒

字宗卿号尚友 堂策敵胤佐理

封陽川 謚忠貞 琮時讀書山寺夜有盜盡取諸兒衣鞋而去琮取筆題壁曰既棄我之衣兮宜吾鞋之莫偷既棄衣又取鞋竊為盜先生不取也聞者已知其非凡器也丁丑中文科第三甲時旱甚

唱榜一甲方畢忽雨作庭紳目以為商霖因日食論上好佛喜
畋之失世祖命猝下取匣劍橫膝命力士曰候吾劍拔盡匣即
斬之徐拔之劍光閃々末垂露侍者皆股栗而琮確然不動
隨問而對上曰真丈夫也命進酌徐就樽所進退雍容可觀琮
魁顏廣頰美鬚髯身長十一尺二寸姿表出人自是睿眷日隆
常兼宣傳官施愛亂起復為北兵使錄敵愾功為全羅兵使擒
斬獮賊張永奇按永安討平尼胡家在社稷洞居憂上有事社
稷還過問琮有無聞者感激壬子拜相朝野相賀已病不能有
為上聞病革教曰右相之病如此而子弟不告於予九日始知
賜砂糖甘橘御醫省病承旨問疾遣中使問所欲言琮攢手曰
願殿下慎終如始訃聞上素膳累日曰右相勞於北征觴犯風
寒遽至於斯予甚悼惜其亾也朝廷若空士林相吊琮博學能

文神機默斷出人意表天文律曆醫卜無不精通又善弓馬國
有大事必為元帥然不治產業所居僅蔽風雨日淡如也常言
富貴在天何用力求妄希非分適足為灾其姪有文行識鑑享
年百歲凡朝廷大議琮兄弟必就問成廟將廢尹氏二公咨之
姪曰豈有子在儲宮罪其母而國家晏然無故者乎於是忠貞
稱疾文貞以異議適職後廢主悉誅滅議當廢者而文貞獨免
人皆服其姪之卓識云孫流以三亾死○知中樞府事李約東卒約東
字春甫平生以清慎自許訓子孫必以見金如石詩曰家貧無
号老村物得之分惟有單瓢老瓦盆金玉滿贏随手散不如清白付兒
孫嘗牧濟州出獵時常持一鞭瓜還留掛壁上島人竇歲每新
守上官必掛之壁歲久蠹破令畫工摹形掛之歸時船到洋中
忽遭回不前有褊裨前告島民感公清德費一金甲以贈在此

即命投洋中乃得利涉後人指其處為投甲淵與金宗直同鄉
友善晚居金山賀老村因號老村七十八卒謚平靖金山人立
祠與宗直同享

寅甲

二十五年安琛使還購獻大學衍義補命印頒○十二月己卯
上昇遐于大造殿王聰明英武寬仁恭儉貫通經史尤邃於性
理之學至於百家星曆鍾律靡不通曉射御書畫亦臻其妙十
三八承孝友出天日三朝三大妃極盡誠敬待月山恩禮備至
八內曲會出則簡奇酬唱無虛日至是有疾不豫猶聽斷不輟
及疾篤具冠服引見大臣屬以後事常為大妃日設曲宴選內
侍婢五六名習俗樂其中一人容色才藝出衆常自在王覺
之出付其父母嫁之自此曲宴亦罷引宗親射後苑設小酌行
家人禮妓樂隨之此固太平盛事然議者或謂燕山之耽樂不

無耳目之習而然也文成兩眎精於楷範文宗道勁生動之真
深集晉人之奧處只有石刻數本傳世成宗嫵媚端重從容三
昧於趙松雪規度上或留意於墨戲小畫斯皆天縱之能不煩
模習而妙詣古範萬機之暇清謙之中時親翰墨畧加揮洒寸
綫尺幅散落人間得之者欽玩復襲不啻若拱壁矣嘗於政事
日饋吏兵曹堂上六承旨兩儀賓酒數行月山擎出銀瓶三事
金鏤御題詩賜大君者也而香醞皆滿大君屬在座奉賡仍觴
之內賜宣命云聞大君示予拙作詩雖無可觀韻猶在也宜和
進魚世謙詩外耀千金字中歲萬機春奎章纔泄漏斟酌已醺
人有人以田民施佛子孫貧窮與寺僧訟屢屈擊鼓訴之上親
筆判曰納田于佛以求福也佛者不靈子孫貧賤田還于主福
還于佛聞一守令有異政知可大用擢執義三司爭之又擢吏

議又爭之又擢吏叅三司遂停曰若此不已必至三公其人後
為相果稱職有上書訴寃巫招罵疏人姜信使罵楷草曰楷書
無此人此除造紙別坐數年躡至判決事亦稱職一才不遺之
盛卓越千古邱從直草野人少八泮有名卜筮諸生至從直再
拜曰此數當至一品眾皆笑之浚登科隸校書直香室一夜便
服散步慶會池上從數宦戾至從直忙伏輦路下上驚問命着
冠服來命唱歌聲振屋樑又問能誦經傳乎遂誦春秋終卷上
喜命賜酒明日特拜大司諫人皆怪之三司論執過五六日御
便殿召三司及從直入侍命小宦取春秋來使以次誦之大憲
以下無人能記一句召從直命誦一卷又抽他帙無不應口誦
上謂三司曰爾輩不能誦得一句猶躡清貫如從直者豈不當
此任乎後果至一品李蕃居安康慶州安秀容端遊府學上覽蕃

都會居魁之作即令乘傳赴闕給紙筆更試之賜衣食具許留
國學使卒其業多士榮之中進士有子彥迪卒成大儒崔叔精
以懿墓祭官題齋壁曰笙鶴朝天去不還城西十里即緱山烟
霞時鎖松杉路雲霧深藏虎豹關此日蘋蘩明可薦當年弓劍
湫難攀傷心杜宇聲苦淚灑春風點血斑上親幸覽之甚加
歎賞驟至大官夫才藝細技豈足以上動睿賞然不以聖能而
廢之文章書畫工技百術莫不感激而精進乃知聖人鼓舞轉
移之機特在一嘖笑之間經筵罷必御便殿六承旨各持公事
率該負親詣上前上必與該負及承旨商確公事如其不可令
退而更議如得其可必問曰此乃堂上之意耶該負之意耶如
出該負則記其名以備他日調用守令邊將之辭朝一一賜對
問其出身根脚族派交友莅官撫軍治民禦賊之方善則加獎

從而超遷不善者黜並行舉主之罪以此外官當赴者自知不稱則輒稱疾不敢拜辭嘗散步後苑有鵲啣紙墜前視之乃海守饋左承旨物目單也上袖之御經筵從容語諸承旨曰外方守令饋卿等可以不顧禮義而受之乎皆曰不敢左承旨避席伏地曰臣有九十老母昨有一守以海味遺臣受之矣上哂之自袖中出其紙曰卿可謂古之遺直值旱親禱慶會池聞樂聲乃房主監察行禮宴也大怒盡下詔獄二十四人子牙上疏乞哀捉入親問房主子年十三對曰此疏作之書之皆出臣手命題閏旱賦試之其兒立就末云東海冤婦尚致三年之旱聖主以此軫念成湯千里之雨致之不難上奇之御筆書曰爾能文又能書見爾文赦爾父見爾書赦爾父同僚其移孝于忠命史官特書從兒往禁府盡放之兒即房主子金虬也後虬魁文

科判書宣陵國忌必滄泣三日竟月不食肉其子孫以其御書為幃懸神主之後云常御慶會樓烟朝月夕絲管啁啾自三清洞至造紙署步騎續路一日忽無聲問之對以國忌上曰朝廷當忌國諱萬民有何不樂自今勿禁時有告變者召送魁使之坐卧起動曰觀汝狀貌難居吾位遂釋之終上之世告密不行焉嘗船遊漢江還宮時馬上舞袖兩司請止不允到鍾街皆曰今則不止舞而入宮遂停啓明日教曰予雖樂太平烟月嗛不輟在諫官之道終始宜爭遂罷兩司官上鍾愛一王子多有過辟之事憲府論之上召城上所掌令書賜一句曰不是吾心偏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其人拭淚而出未幾昇遐○昇遐之日城中士夫多有婚媾者事覺皆抵罪竹城君朴之蕃武人也前一日是醮子之夕賓僚畢集忽聞大內疾劇乃曰君父不豫

臣子何敢私行婚禮遂謝送賓僚而反之時謂儒林反不如武
士

朝野會通卷之九

